

葡萄藤

Grapevine

2022 年 10 月第 206 期

... 主，天主，我們藉著童貞瑪利亞的代禱，求祢賜給我們身體和靈魂的健康，並從今世的憂傷和凶惡中，拯救我們，引度我們獲得永恆的喜樂，... 阿們。

（聖母德敘禱文）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https://www.chinese-catholic.org>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catholic>

本期目錄

封面繪圖：「善導之母」（Mother of Good Counsel），毛文群畫，2021。

ii 主編小語

◆ 朱嘉玲

神長的話

1 牽引

◆ 林育明神父

3 有限的生命與無限的愛

◆ 周 道執事

聖母與我

6 玫瑰經的恩寵

◆ 謝陳蓮嬌

9 憶往，感恩

◆ 陳吉寧

12 法蒂瑪聖母的觸動

◆ 劉珊珊

14 聖母給的五個石頭

◆ 小瑪利亞

18 我的聖母畫像

◆ 王念祖

22 來自聖母畫像的治癒

◆ 毛文群

生活與靈修

26 刻痕的面紗

◆ 李翠婷

28 咖啡的默想

◆ 張宏秀

30 初心

◆ 慕道班小記事

32 家庭視訊及其它

◆ 布 衣

35 劉媽媽訪談錄

◆ 本 刊

談書論畫

38 泰納的聖母領報畫

◆ 沈媛宜

40 萬福，至聖之后

◆ 安得樂

☆ 歡迎您投稿本刊，分享信仰及生活，文章以三千字內為原則 ☆

來稿請寄：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指導神師：林育明神父

輪值主編：朱嘉玲

校對：朱嘉玲

網頁：楊漪婷

排版：劉珊珊、王念祖

稿庫管理：劉珊珊

新聞：楊治財

廣告：楊治財

今年夏天來得又早又驕悍，六月達拉斯的氣溫就已多日超過華氏百度，七、八兩個月，更是持續無雨，日日高溫不下，偶遇幾天 90 多度，人們就已額手稱慶，感戴上天的好生之德！終於，我們迎來了「光輝十月」！這是教會特定的「玫瑰聖母月」，為紀念在 16 世紀時發生的一次歷史事件。當時，歐洲幾個天主教國家的軍隊聯合起來，一方面嚴加備戰，一方面熱誠頌唸玫瑰經，祈求聖母的代禱，以致成功的抵擋了土耳其軍隊的入侵。所以本期《葡萄藤》，我們選定以「聖母與我」為主題，向教內的舊雨新知發出邀稿信函。

藉著擔任主編的機會，我與久未謀面的馬來西亞謝太太（陳蓮嬌姐妹）和加州的吉寧姐分別以電話聯繫，邀請她們供稿，承蒙她們慨然允諾，這是我個人和《葡萄藤》讀者的福氣！回想認識她們二位迄今已近三十年了，在信仰上我從她們那兒得到了許多指引與感悟。我們堂區許多教友應該還記得，她們曾數度來為我們堂區，分享她們在信仰上的學習與服事教會的經驗。我們堂區的聖母軍團體就是因著她們的引介而成立的。

謝太太是一位領受到天主賜給特殊神恩的信友，因著她純潔的心和對主的忠貞渴慕，聖神與聖母親自做她生活中的導師，從她分享的神視中，我們似乎也領略到那神妙意境。請大家細讀本期〈玫瑰經的恩寵〉一文。

至於〈憶往，感恩〉一文，是吉寧姐回顧她在聖母軍的服務中，印象深刻的一些往事，發人深省，也感人至深！

本期的封面是由毛文群姐妹提供的。這幅油畫是她個人的諸多畫作之一，我們真的很難想像這是出自一位謙稱自己完全沒有繪畫天賦，也沒有正規學過繪畫的姐妹畫出來的作品！在〈來自聖母畫像的治癒〉一文中，文群姐妹揭露了那真正揮灑神來之筆的那一位。

本期網羅的文章，篇篇都是好文，都是出自作者內心的深沉表露，願讀者閱畢後，藉著謙卑的聆聽內心的迴響，領受到豐沛的天恩聖寵。



牽引

林育明神父

回顧我大半生的經歷，是靠著聖母領我到耶穌跟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歲月中，不允許有信仰生活，教堂被關閉。當我被發配到偏遠農村勞動時，雖然我很努力勞動，每年工作 310 天，還是需要家裏供應我一些生活用品。那個時代農村生活品質低落，沒有電燈，晚上很早就睡覺。我因為害怕黑夜，就開始學唸玫瑰經，使我在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當農工時感受到的恐懼和憂慮，因著聖母瑪利亞慈愛懷抱的溫暖與安慰，得以一掃而空。每當痛苦和艱難出現時，我知道必須把自己帶到一切安慰的源頭——天主前。藉著祈禱，所有挫折、傷害和困難都被驅除，取而代之的是信賴和安全感，內心重獲平靜和安慰。這是一種超越任何人類舒適感的親密關係，更是一個恩典。

那段艱苦的日子過後，我進入了醫院放射科工作，學醫兩年半。最終選擇到菲律賓修道，隨後晉鐸，並在菲律賓偏遠地方傳教五年。之後轉赴加州 Los Angeles 堂區擔任副本堂職務四年，繼而到達拉斯耶穌聖心堂擔任本堂神父迄今逾 13 年。在我的牧職生涯中，靠著和聖母瑪利亞一起唸玫瑰經，時時向聖母發出孺慕、信賴、交托之情，我才得以保持聖潔的奉獻生活。

我的體驗是在頌唸玫瑰經時，若能深入默想每一端的奧蹟，就可以有更

深刻的體會。默想的方式可有幾種：例如在默想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情景時，我可以把自己下鄉插隊落戶時，害怕黑夜的情景與耶穌的恐懼情緒做連結；我也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事件中耶穌所顯示的信德，而在自己勞動的生活中注入更多的忍耐。這種形式的默想，能使我不畏艱難險阻，勇往直前地追求，就是在患難中能堅忍不拔。堅忍的本身是值得稱讚的，但是天主叫我們所做的，不只是單純地背負這沉重的十字架。祂召叫我們在患難面前要堅忍，勇往直前。請注



意，《致希伯來人書》的焦點是放在要達到目標，所以提示：「為使你們承行天主的旨意…」(希 10:36)，而《弟茂德後書》4:7 也說：「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由此可知，基督徒的人生，註定是積極的人生，而不是消極的人生。基督徒被召叫要不懈地去追求承行天主的旨意。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堅忍。

雖然堅忍是在嚴峻的患難中培養成的，但要通過信仰，堅忍才能產生充沛的力量。我們以游泳訓練做類比：在游泳時，運動員藉著水的阻力鍛鍊肌肉，但游泳不能提供能源。能源是來自游泳運動員的身體內。至於說到患難，我們的能源必定是透過信仰而來自天主。是天主的力量，而非我們自己的力量，才使我們能夠做到堅忍不拔。但是，我們必要通過信仰去獲得天主的力量。

在我們生活中有各式各樣、不同程度的患難，人們通常都需要忍受許久。人們經常會注意到，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個短跑，而是一個馬拉松賽的長跑；但是，即使這種比喻也不能貼切地反映出現實情況。人生應更準確地被描述為一個充滿障礙的征程。請設想一下，這漫長路程，再加上許多要翻過的山嶺、要跋涉的溪流、要跨過的藩籬，以及其它無數始料未及的各種障礙，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難怪有人評論說：「只有很少數的基督徒能順利跑完全程。」

但是，天主願意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跑完全程。祂願意我們以堅忍的精神去奔跑，願意我們能不顧艱難困苦，堅持去承行祂的旨意。

特此感謝本期收到的捐款：

何國俊、王萍夫婦	\$100
朱興淑姊妹(劉媽媽)	\$100
王大哥(俊中)、蓋姊(毓芳)夫婦	\$100
張貝芬姊妹	\$35
方蕙姊妹	\$100
方薇姊妹	\$100
隱名讀者	\$100



有限的生命與無限的愛

周道執事

從默想中，我意識到近兩個月來，自己已經連續的揮手告別了兩位長輩，一位友人，也參加了一位晚輩的婚禮彌撒及喜宴。一時間感覺好像自己一再的親身走過好幾個別人，但也同樣是自己的生命。從回顧晚輩婚嫁迎娶的喜悅，還有長輩生老病死的歲月當中，不由得感嘆著成長的迅速，生命的短暫，同時也再度引發自己仔細思索出生和死亡以及成長與衰退的箇中意義。

一位長輩，雖然不十分熟稔，我仍然可以想像他曾經擁有過的壯碩，以及平靜安祥的離去。一位友人，我也深知在最後探望，幫助誦唸玫瑰經和潑灑露德泉水的時候，不斷聞到濃郁的花香所帶給我的安慰與肯定，它讓我確實意識到天主聖母的親自臨在。而在另一位長輩最後的日子當中，更使我體驗到自己本身所受到的信任以及因著最後的交託所帶給自己的榮幸與慚愧。

經過這些參與及經歷，我可以想像為什麼聖女小德蘭對死亡會有那麼喜悅的回應。我也看到臨終者是怎麼在妥當的準備他們的靈魂。說實在，這一輩子的生命是多麼的短暫！是苦也要過，是樂也要過，既然如此，為什麼你我還要對一些人、事、地、物仍然那麼多的執著放不開，硬是把自己侷限在生命痛苦的一角當中呢？

聖母說：「祈禱，祈禱，祈禱。祇有在祈禱中你們才能跟我及我的聖子更加接近，你們也將會意識到你們在世的生命有多麼的短暫。」是呀！祈禱，祈禱，祈求禱告，它包括了我們內心的開放與靜心的聆聽。更包括了將自己完全委身在天父與聖母的慈愛當中。

當心中嚮往天國的意願因此誕生，喜悅主宰了我們內在的心靈，而且祈禱也如江河般從我們心中湧現的時候，天國離我們應該已經不遠了。坦白的說，生命的長短已經不再那麼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願意駐足在天主的恩寵當中，並且死於恩寵當中呢？這讓我想起說過這句話：「永遠不要害怕愛聖母愛得太多，因為你永遠不會比耶穌愛他的母親還多。」的柯貝神父。

八十一年以前聖母升天節的前一天，也就是 1941 年的 8 月 14 日，一位波蘭神父 Fr. Maximilian Kolbe（柯貝神父）在 Auschwitz（奧斯維茲）集中營裏就曾經毫不猶豫的回應了這樣的召叫。他含著對天主創造的感恩，實踐了他自己所說的話：「只有愛才能夠創造。」他毅然決然的回應了天主的慈愛，自願代替了另一位被點到名要被處死的囚犯，心甘情願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他去逝的時候祇有四十七歲。

柯貝神父在 1894 年 1 月 7 日生於蘇聯控制的波蘭。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他的爸爸猶里斯（Julius）屬於方濟各第三會（在俗會士），曾經開過販賣宗教書籍的書店。1917 年因為參加波蘭獨立運動被蘇聯抓到，以吊刑處死。他的母親瑪利亞（Marianne Dabrowska）後來成為本篤會的修女。他的哥哥艾方索（Alphonse）也成為一位神父。柯貝神父小的時候很調皮，很難管教。在他十二歲左右，初領聖體的時候，因著聖母的顯現才改變了他的生命。聖母拿著兩頂冠冕在她手上，一頂是白色的，一頂是紅色的。聖母問他說：「你願意領受那一頂？白色代表貞潔，紅色將成為殉道者。」柯貝神父說他兩樣都要。結果他後來加入方濟各會，並於 1918 年 4 月 28 日在羅馬晉鐸成為神父，那年他 24 歲。

1930 年他與 4 位方濟會士到達日本，從起初連一句日語都不會說的人，居然能在日本創辦 Seibo no Kishi（騎士）雜誌，而且到了 1936 年，雜誌的銷售量已到達每期 65000 份。1936 年他回到波蘭。1938 年他在修院成立廣播電臺，隔年電臺擴充到 800 名員工，是當時全球最大的廣播電臺。1939 年德國入侵波蘭，不久神父就遭到逮捕。這次時間較短，很快的就被釋放。釋放後柯貝神父繼續他的牧靈及出版的工作，他照顧了 3000 名同胞，其中三分之二是猶太人。後來納粹認為他們的出版品有反納粹的嫌疑，就強迫他們把印刷廠關閉，並且在 1941 年 2 月 17 日逮捕了柯貝神父。同年 5 月 28 日他被移到奧斯維茲集中營。他的編號是 16670。

1941 年 7 月的一個晚上，有一個囚犯從集中營裏逃跑了。集中營當局的政策是如果有人膽敢逃跑並在 24 小時內抓不回來的話，就得找出十倍的人處死，以示懲罰。所以到了早上，第十四號監房的六百多人，全部排成十行站在廣場上，靜靜地等待發落。他們一直罰站到下午六點左右，集中營的指揮官才開始挑選十個犯人，預備把他們關到地牢中活活的渴死、餓死。當他挑到 Franciszek Gajowniczek（方濟各）的時候，方濟各大聲的哀號

著：「我可憐的妻子，還有我可憐的孩子，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就在這個時候，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16670** 號站了出來，他張開了口：「我願意代替這個犯人。」指揮官輕率的答應了他的要求，於是柯貝神父和另外九個囚犯被剝光了衣服押到地牢當中。

這一回關在地牢中的十個人與以前的犯人相比，完全不同。警衛不時聽到祈禱誦經的聲音，要不就是聖歌的歌聲迴盪在囚室的空氣當中。在他們悲傷害怕的時候，鼓勵安慰的言詞就從 **16670** 號的口中發出；當他們衰弱的躺在地上時，**16670** 號是唯一一個或跪或站著的囚犯，衛兵從腳下的窗口可以看到 **16670** 號喜悅的臉龐。逐漸的一個接著一個在恩寵的陪伴下結束了世上的旅程。兩個星期以後，只剩下 **16670** 號還活著。納粹人員開始不耐煩起來，因為他們覺得 **16670** 號不死，這地牢的空間就無法充份的被利用到。於是他們把 **16670** 號帶到醫務室，要 **16670** 號伸出手臂。他低聲的唸了一句「萬福瑪利亞」之後，納粹的劊子手將裝有碳酸鈣的毒針刺進了他的手臂。沒有多久，**16670** 號柯貝神父就靜靜的結束了在世上的生命，離開了人間。這時候的他，倚坐在牆角，眼睛張開，頭略下垂，看似非常的平靜祥和。柯貝神父請為我們祈禱！

1945 年，歐戰結束，方濟各和集中營存活的囚犯們，回到了家鄉，柯貝神父愛人捨己的故事因此很快的傳了開來。他用生命回覆了天主的召叫，從聖母的手上領受了白色和紅色的冠冕回到了天鄉。

柯貝神父，一位方濟各會院修會的會士，他是無玷聖母騎士團的創立人。**1971** 年 **10** 月 **17** 日，教宗保祿六世將他冊封為真福，**11** 年後，**1982**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他為聖人和教會的殉道者。

回顧了柯貝神父的事蹟，再度默想聖母在我生命中帶給我的影響，很認真的問自己：我意識到我在世上的生命有多麼的短暫嗎？我心中有嚮往天國的意願嗎？我有讓喜悅來主宰我的心靈嗎？我的祈禱也像江河一般從我的心中湧現嗎？我的話語祇會含有對天主創造我的感恩嗎？我有想要成聖的意願嗎？林林總總說了一堆，朋友，您呢？



三個月前，遠在美國的福傳伙伴嘉玲姐來電邀請，希望我能寫一篇分享「聖母與我」的信仰生活見證，當時我想都沒想就一口答應她，我請她要為這事祈禱，因為我是全心依靠天主聖神的人，沒有祂，我什麼也不懂、什麼也做不成。

今年八月十五日的聖母升天節，剛好是我受洗第三十五週年紀念日，我所分享的事，全是真實生活中的信仰經歷。從一個無知、無所為的宗教徒，改變成為一個每天都在悔改中過生活的基督徒，靠著天主的恩寵，在平凡的生活裏，過着不平凡的生活，這全是「道成肉身」，「厄瑪奴耳」的真天主所賜！

嫁入天主教家庭後，我遵守神父在婚前所教導的一切規矩，每週日一定要陪先生去教堂望彌撒，孩子滿月時，一定要領受嬰孩洗禮，不可以帶他們去拜其他宗教的神明！我確是這樣做了十五年守主日的佛教徒，之後才決定要領洗成為天主教徒。1987 年在我受洗的第十天晚禱入睡時，我看見自己是個嬰孩躺在聖母的懷抱裏，她身穿純白色、透明光輝的白袍，腳踏在一片雲彩上，天使駕駛着雲彩，在一片充滿着亮光的時空間內滑走，不知要往哪兒去。當我在聖母懷中享受着安祥幸福感時，一剎那間，看見前路出現一個好大的光圈大門。一瞬間，我就被天使推進到門內的時空間裏。嘩！裏面出現好多人形像的光影群體，但是天使並沒有停留下來，反而一直在這些有不同色彩隔離的人像光影群體內穿越，持續往前走。這些人像的光影群體，身上的亮光從淡暗色，漸漸變成比較有亮度色彩，像似在不同境界的空間內。我覺得自己好像到了一個比世界更清靜、更溫馨的時空間內，滿心喜悅地享受著被擁在聖母懷中的福氣。一瞬間，又被一道透明純白的光照射着，好舒服啊！我閉著眼睛，滿懷幸福之情。天使停了下來，好像已經到達了世界的盡頭！內在的平安感使我覺得自己已經到達可以永久安息的幸福地了！好奇心使我在聖母懷中掙扎，想看看自己究竟身在何處。聖母似乎瞭解了我的心意，她就扶手按着我雙眼中間，我感到又被提升上了雲端，再次跨越時空，臨在一道純白、極亮又透明的光門前，門內是個很神聖的秘境空間，裡面不止息的散發著慈愛的明亮光輝！在這道光門前，可以看見整個地球的狀況，和那批有人形像的光影群體安居之所。聖母指着他們，問我喜不喜歡這批人形光影群體的安居之處？我說喜歡，因為這裏比亂糟糟的地球平安多了！她聽後慈愛的對我說：「孩子！如今你已受

洗了，不再屬於這地方了。」之後，她對着那道光門，準備要帶我進去見我們的天父，但是當我注視着那門內慈愛的光體時，我感到自己卑微得實在不配去面見天父啊！於是我對聖母說，想先回地球，等以後再和大家一起回來。聖母說：「好，我帶你回去，但是你要記得你的承諾，回去以後，要和大家一起再回來的事喔！」當聖母才一轉身要帶我回地球時，忽然有一個人的光影出現我眼前，那是釋迦摩尼佛陀！他一見我，就問我還記得他嗎？我點頭回答說：「記得。」，因為那天是我剛棄絕他，接受洗禮，信了主耶穌的第十天！他在光門前指着自已對我說，他不是神，真神只有一個，就是在這道光體內的真光！然後指着那批人形像的光影群體對我說，在此處很多都是以前信他的佛教徒，他們離世後留在這裏，等待進入真光的救援時刻降臨！他又微笑著告訴我，在我決定信主耶穌之前，他已預先知道我會來這裏，他曾經到我的床前向我搖手說再見。

我小時候，因為體弱多病，母親把我送去廟堂給觀世音做乾女兒，我是靠着喝符水和藥才平安健康的成長。中學時，在佛教創立的學校受教育，皈依佛陀成為佛教徒。1986 年，當我決定要信主耶穌之前，我回鄉告訴母親我已經決定要領洗信耶穌了，約好大哥第二天早上 9 點載我去佛堂和廟堂交代清楚，因為如果我接受基督信仰，今後就再也不能拜其他宗教的神明了。哪知道，凌晨 5 點鐘，在我過夜的老媽家睡房的天花板上，出現了一粒金色小光球燈泡！我正感到奇怪時，一剎那間，小光球飄下來到我床前，變成一個很亮的大光圈，圈內有兩個人像光影，是觀音娘和佛陀找上門來了！兩位對着我微笑、搖搖手，一瞬間，就消失無踪不見了！我立刻起床下樓告訴母親，不知兩位的到訪是什麼意思？老媽一聽就說，一定是來叫你不要信耶穌！我默不出聲，把此事放在心內，打算天亮時去佛堂，問師父找答案就好。當我請教師父要怎樣解決我所面對的信仰問題時，他聽後第一句話就說：「你好有福啊！」我答說：「我有福沒福並不重要啊，在這關鍵時刻，請師父指導我，要怎樣走我的人生道路才是正確的呢？」他第二句話是：「天機不可洩露！」真是有道高僧！還是找不到答案！我看著他不知怎麼辨時，忽然，他指着自已對我說：「我 25 歲就修道，今年已 85 歲了，我一個也沒見過，你一見就是兩個，你還怕什麼呢？安心回去吧！就按照你的計劃，決定怎樣做就好了。等你的時候一到，你的道路就會自通！」回家後我就去教堂報名上要理課接受基督信仰。真是奇妙的事，佛陀在預先知道我要棄他信主前，現身對我搖手示再見。師父說的「天機

不可洩露」是指此事吧？這謎語在受洗後的第十天被解開了，我馬上明瞭一切事情都是天主的安排！那天一覺醒來，以為自己在發夢，正想着在那道神聖的光門前，對聖母交代的使命承諾和佛陀的吩咐，他要我回家後，要向佛教徒宣告，不可把他當神拜，要遵從他的教導，修身養性，行事為人修正果！一瞬間，忽然又有神光臨在我床前，是那位身穿純白色光明透頂的聖母媽媽！她微笑着對我說：「孩子，你不是在發夢，是我才從天堂把你帶回家的！」我曾經見過許多不同形像的聖母聖像，我就問她：「你是那一位聖母啊？她很慈祥的對我說：「聖母只有一個，當下顯示的這個形像叫〈和平之后〉！」她開始用「和平」這兩個字的筆劃對我解說：「每天都有好多人在為和平祈禱，但是為什麼世界永遠都達不到和平的協議？在「和」字上的那一撇和口字是指所有人的口和舌頭，十字架是指基督或是在世所有各種正統宗教教義和人的良心，十字架下那兩撇是指天下萬民都是天主的子民，天主愛每一個人，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得救！在「平」字筆劃上的那一橫，是指天主是愛、天主是光、天主是父、天主是一切生命的主宰。「平」字上的十字架是指救世主耶穌基督。十字架上的兩撇，是指所有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受過洗的基督徒。主耶穌說過：「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裏去。」並許諾「凡信（人子）的人，在他內得永生。」這些真理聖言，使我在「平」字筆劃上領悟到自己真的身歷其境！所謂「在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就是聖母所說的天堂，裏面有許多人形像的光影群體，區隔在不同境界的安居所在！永生之處就是聖母要帶我進入，去面見天父的地方。就是在那道光門前，我感受到自己的卑微，覺得實在不配進入那充滿着慈愛亮光的神聖秘境！〈和平之后〉說，人需要悔改，才能領受到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救贖恩典！從「和平」兩個字的筆劃分析解說出來的含意，人真的需要修口、修心，控制口舌上你我是非，潔淨心思意念的思維，避免糾紛和鬥爭，締造和平，按着良心行事為人，要有知恩、報恩、感恩、惜福之情，才能達到真正和平的協議。有信仰的人，要以身作則、言行一致來締造和平。為了愛，持續不斷地為世界和平祈禱，大家才有能力面對生活上一切的困難挑戰，過平安的日子！很感恩要理老師嚴厲的教導，她把祈禱和誦念經文當做是每天的功課，她說這是教會的規矩，規定我們一定要遵行，做個好學生。要聽命服從教規和天主的誡命才會有恩寵，我全都信了並照做。她時常要我們登記奉獻神花玫瑰經祈禱，她說玫瑰經是教會的寶，含有神威效力的恩寵。她教導我們學習誦唸玫瑰經時要跪着一條一條唸三串，現在一條是

四串二十端，一天之內唸完，才算是完整的奉獻祈禱善功神花。我沒問，也不懂，為什麼玫瑰經祈禱被稱為是神花？直到 2018 年 8 月中，我在祈禱時，感應到有一股黑暗的氣息瀰漫着整個地球的空間，我開始加唸每天的玫瑰經祈禱，而聖母手握唸珠，以〈玫瑰之后〉的形像，向我解釋玫瑰經的恩寵奧秘，我終於瞭解當我們在唸一串玫瑰經時，等於是奉獻上一朵玫瑰神花的祈禱。唸一條玫瑰經，也就是四串玫瑰經時，就等於獻上一根可以收集神光的蠟燭，手上的唸珠就形成一個可以聚天上的寶藏的神光聚寶盒！如果你能在一天二十四小時內，誦唸完一條玫瑰經（就是包括四個奧蹟的四串玫瑰經）直到奉獻上一百條，即四百串玫瑰經祈禱後，這條唸珠就形成一件可以保護所在場所的利器！我時常與不同團體的教友們一起誦唸玫瑰經，我們的奉獻，使我經歷到聖神的淨化恩寵，和領受到很多天主所賜不同的各種恩惠！每當我們有人在誦唸玫瑰經祈禱時，我神見到聖母帶領眾天使光臨在場，與大家一起祈禱，天使們忙着把神光灑入每個人手上的唸珠裏給它充電！天主聖神偕同聖母，超越時空，啟動神光施恩降福我們祈禱時所祈求的一切祈禱意向，同時也藉神光淨化在誦唸玫瑰經祈禱的人。所以，能誦唸玫瑰經的人，真是個有恩寵的有福之人啊！

憶往，感恩

陳吉寧

只要聽到「聖母軍」三個字，我打從心眼裡就快樂起來，因為我以當聖母的小兵為榮。嘉玲在電話中要我為慶祝聖母軍建軍 100 週年寫篇文章，分享聖母軍工作的經驗，我毫不猶豫的答應了。

回憶 45 年前，我得了血癌，當時我剛生小女兒，心中很難過，就向聖母祈禱說：「妳知道母親的心，求妳保佑我渡過難關。」在醫院四個多月後回到家，心中一直感謝聖母，希望能為她做些事。台北聖家堂林貴貞修女鼓勵我加入了聖母軍七苦聖母支團。探訪在天母的「安娜之家」，是我第一份工作。「安娜之家」是比利時籍白神父成立的，專門收容殘障，被人遺棄的孩子。白神父非常疼愛他們，他總是抱著、親著口水流滿臉的孩子，還聲聲唸著：「我的寶貝！天主的寶貝！」記得我第一次進到院裡，走進一樓的大房間，看到地上排滿大大小小的氣墊床，上面躺著那些行動不能自主的孩子。修女分派我給一個名叫小雄的男孩餵飯。十二歲的他不會說話，雙腿不能站立，左手向內彎曲，只有右手能動。我彎下身去跟他說：「我是陳阿姨，我來餵你吃飯好嗎？」他看了看卻讓我吃驚。小雄右手從身底下拿

出一個書包推向我，我問他：這是你的書包嗎？他點下頭，然後困難的打開書包，似乎要我拿出書包裡的東西。原來是一本小學課本和筆記簿，我說：「小雄會讀書寫字了」，這時他神氣得意的看著我。當我看到舊得已經發黃的課本，還有那沒寫上一個字的筆記本，我的心都碎了。我強忍著眼淚鼓勵他：「小雄，要好好學習噢！」那天我餵小雄吃飽了，我也滿懷著感恩的心情回家，感謝聖母讓我加入了聖母軍傳愛的工作。

1994 年，鵬萬和我移民美國。雖然陣地轉移，但聖母軍小兵的工作仍然繼續著。天主的安排，因著北加州美國防癌協會華人分會的成立，聖母軍多了很多探訪癌症病人的機會。好心的團員們發揮了極大的愛心去安慰病人，將吾主耶穌的愛介紹給他們，鼓勵他們安心接受治療，有主耶穌的保佑，不要害怕。由於防癌協會的服務項目包括接送病友去醫院化療的工作，因而認識了一位由廣東來的乳癌病友翡翠。說廣東話的團員舜蘭姊和我一起前去拜訪，她們倆人一直用廣東話交談，我則在一旁默默的向天主聖神祈求光照。另一次去探訪，舜蘭姊建議我們帶她去教堂，在聖體櫃前頌唸慈悲串經。此時翡翠的身體已很虛弱，但是她很專心的跪著跟我們唸，我很感動。翡翠終未打敗病魔，不久就去世了。舜蘭姊非常傷心，埋怨自己沒有及時請神父給她付洗，我安慰她說翡翠現在一定在天主懷中了，她願意與妳一同虔誠的唸慈悲串經，表示她已相信主耶穌的慈悲了。果然天主給好心的舜蘭答案。翡翠去世後不久，她先生打電話告訴舜蘭，翡翠在夢中告訴他說：「我很好」，並且要他去找相信耶穌的人。舜蘭姊真是聖母軍的好團員，她不但心中有愛，也將天主及聖母的愛傳給翡翠，在她的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種子。

做為聖母的小兵，除了每週的探訪工作，也少不了每日的祈禱，每天要頌唸玫瑰經及軍卷上的經文。雖然從小就隨著母親唸玫瑰經，但並不瞭解它的意義，更不懂默想奧蹟。做了團員，讀了手冊上的解釋，再加上認識馬來西亞的好友謝太太蓮嬌後，漸漸知道頌唸時要專心，而默想奧蹟可以幫助我們體會天主無限的仁慈，聖母無盡的愛。這「愛」還能使我們在與團員同伴工作時，將愛德發揮出來。在《我見我聞的福音》這本書中，耶穌教導十二位宗徒時說：「你們絕對必須彼此相親相愛，團結一致，用真誠的愛心去教導別人，鼓勵別人。不要忘記，我是怎樣的以憐憫和愛，教導了你們。」

在一次週會分派工作時，我請兩位團員同去探訪一位外教朋友。會後有人告訴我他們倆人似乎私底下有些不和，恐怕不宜一起工作，我不想知道他們之間的問題，決定就請聖母媽媽操心作主吧！到了下一週工作報告時，兩人分別詳細敘述了探訪的情形，看不出有任何的不妥，讓我瞭解到只要有聖母的陪伴，天主的愛起了作用，兩人順利完成工作。天主是愛，祂要我們愛，也一定會幫助我們愛。愛！愛！愛！

宣揚主耶穌的福音，勸勉人認識天主，是聖母軍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也是困難的。我們要有愛心、耐心，千萬不能急躁。一位來自大陸的年輕媽媽，住院待產，本預計三天後便可歡天喜地的抱著娃娃回家，沒想到卻在醫院住了整整一個月，因為她感染了醫院的病菌，需要長時間處於麻醉狀態，以便醫生隨時緊急處理體內亂竄的細菌。在旁陪伴的雙親心急又心痛，老太太拉著我的手表示她心很不平安。我怕她急壞了，想都沒想就把帶去的聖水給她喝了。在旁的老先生看到，很不禮貌的大聲問說：「這是什麼東西？」我連忙告訴他這是聖水，只要相信就會使人感到平安，同時我在心中也請求天主原諒我的冒失。感謝天主降福了產婦，痊癒後參加了慕道班，第二年復活節領洗成為天主的好女兒。此外在探訪外教朋友的工作中，我也有鬆懈的時候。因為第一次跟他見面時，他的反應十分冷淡，讓我延遲了再次探訪的時間。等我再回頭去看他時，已有基督教的牧師為他付洗，但幸好他也是信仰了主耶穌基督。這兩次的經驗讓我想到，福傳工作要奮力不懈，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耐心，何必急躁。

當我卸下團長的職務後，剛好遇見好友謝太太。一見面她就對我說：「現在是你修謙德的時候。記住你現在已經只是團員，要盡好做團員的本份，開會時要想著聖母謙卑聽命服從的美德，跟大家一起用心唸玫瑰經，虛心接受團長分配的工作。絕不可在開會時，當眾批評干涉新團長，即使真有錯誤，也得在會後私下與他討論。全體團員也應當同心協力的支持新團長，完成聖母軍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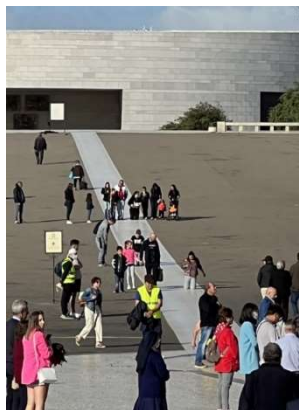
聖荷西聖母軍的指導神師顧光中蒙席曾經對團員們說：「當你回憶你的一生，最難忘最快樂的日子，就是你擔任聖母小兵的時光。」回憶往事，在我幾十年探訪工作中，認識的那些人，感動我的那些事，一直留在心中，從不曾忘記。

法蒂瑪聖母的觸動

劉珊珊



法蒂瑪玫瑰聖母聖殿
Sanctuary of Our Lady
of the Rosary of Fátima



廣場邊上的跪行道

法蒂瑪是位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北邊的一個小鎮。1917年5月13日，聖母第一次在此顯現給三個牧童：Lucia，Francisco和Jacinta。連續每月13日的同一個時間，直到10月13日最後一次顯現共6次。團員中有少數幾位新教教徒，天主教徒只有我一個。除了我和導遊，其他所有的人都

期待已久的西、葡之旅終於在五月中成行。早在去年十月就已報名，隨著疫情的起伏，原本預訂五月初的團因為人數不足而取消，我們被併到五月中的團，總共也只有20人參加，其中有一部份的團員兩年前就報了名，因疫情被取消延遲到今年。帶團的導遊也是失業近三年來的第一份工作，他原本已對今年不抱任何希望，為此非常感謝我們讓他看到旅遊業復甦的曙光！

很慶幸選擇了西班牙、葡萄牙做為我歐洲旅遊的初體驗！帶著一顆朝聖的心，在選擇行程時，我刻意避開英、法、瑞、奧等熱門地點。義大利或西班牙是我的主要選項，但相較之下，我對西班牙有股莫名的嚮往，因為聖依納爵、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都是西班牙人，對於能夠孕育出這麼多偉大靈修聖人、聖師的文化環境，就像是對我的召喚，啟發我一探究竟的渴望。除此之外，法蒂瑪也是決定報名的關鍵，一般商業旅行團會將天主教朝聖地安排在行程中真是一大驚豔！



信徒手持蠟燭公頌玫瑰經



十字架及聖母像在廣場繞行



不知道法蒂瑪聖母的事蹟。我們到達法蒂瑪時是星期六傍晚。用過晚餐後是自由時間，詢問了旅館前台，得知當天每個整點都有公誦玫瑰經；晚上九點是最後一場，之後會有聖母遊行。外子陪我來到教堂

廣場，信徒們人人手持蠟燭聚集在小堂前(The Chapel of the Apparitions)，就是當時聖母顯現的確實位置。廣場邊上有一條跪行道，不時有信徒跪行到小堂，虔誠的信德令人動容。玫瑰經前三端先以葡語頌唸，第四端是英語，第五端是其他外國語，代表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在燭光中祈禱共融。在夜色中，我們隨著群眾跟著十字架及聖母像在廣場繞行。燭光點點在廣場上蔓延著，不經意低頭一看，我手執的蠟燭邊上蠟油凝結的樣子猶如一尊聖母像，我的心中交織著無比的激動與平安，感謝聖母媽媽給我的答覆，為我奉獻的意向代禱。與聖母媽媽如此深刻的連結，是我從未有過也意想不到的，感恩聖母媽媽送給我這個美好的見面禮！



蠟油凝結的聖母像

感謝讚美主！團體出發離開定在星期天上午 9:30，我剛好有足夠的時間參加法蒂瑪玫瑰聖母聖殿（Sanctuary of Our Lady of the Rosary of Fátima）7:30 的彌撒！儘管語言不同，來自世界各方的信徒還是能夠在彌撒中共融，共享主耶穌所賜的平安，好讓我們帶著這份平安彼此祝福，揮別法蒂瑪，繼續前往各自的旅程，邁向下一個目的地。



聖母給的 五個石頭

小瑪利亞

那一年甫出校門步入職場，在一個冷冬的夜晚，我從店裏買了一些日用品，用報紙包裹好抱在手裡，往往處走。突然一隻手從後面抄襲，堵住我的嘴，另一隻手把我往路邊低窪處拖。我手上的東西散落一地，人也跌倒了。慌亂中我情急生智，死命去咬那人的手指，他一鬆手，我就想到聖母媽媽可以救我，於是對著前面大喊「瑪利亞！」那人居然拔腿就往後跑，我轉過頭來，看見他一面跑還一面回頭看我，一臉吃驚的表情。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那麼驚訝，也不明白他原先的意圖是什麼？只是一想起這事，他那副表情仍歷歷在目。

我二十歲在耶穌會光啓出版社領洗，聖名瑪利亞。對聖母敬禮的了解，是源於讀了光啓出版的聖人行傳而受到感召。上述事件，在實質上象徵著我與聖母的關係：生活上的需要，急難中的紓困，特殊的際遇，乃至靈性上的甘露與指引，常是經由我的主保——聖母而獲得，因此，我對她有一份超越生身母親的情誼。

大學畢業之後，我住在一位神父管理的女生宿舍。有一天接到「玫瑰會」徵收會員的邀請，我就填表參加了。我從玫瑰會的最低要求，至少每天唸一遍天主經、聖母經和聖三光榮頌開始，逐漸增加到一天至少唸一串玫瑰經。結婚後第二年，因為先生想出國大展鴻圖，獎學金是必要的開門磚，那時大腹便便的我跪在地上，一面在地板上畫十字，一面聚精會神地唸一串玫瑰經，為他的意向祈禱。不記得唸了多少天，先生順利的拿到紐約一所名校的全額獎學金，我們十分高興，也感謝聖母的恩賜，讓他可以心無旁騖的唸書。這之後，玫瑰敬禮就成了我祈禱生活的一部份。因著每日唸玫瑰經，許多意想不到的恩賜及保護也如雨沛降：小自日常瑣碎的需求，大至度過艱難的處境，或是為別人求領洗救恩…等等。除了這些有形可見

的恩賜外，默想玫瑰經各端的奧蹟，及經文本身的意義，也把我領入聖母和耶穌的言行事蹟中，隱涵的偉大精神領域內。我為先生求出國留學的敲門磚，也為我自己打開了日後由淺入深的信仰探索，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1987 年，我們在達拉斯加入耶穌聖心堂之後，我獲悉聖母從 1981 年就開始在南斯拉夫天天顯現。還記得自己靠著陳永怡神父的幫忙，努力的把聖母顯現的事翻譯出來，登在《達拉斯時報》。可惜志大才疏，實在是我的筆功太差，沒多久就只好放下這份事工，免得為難神父；但是我個人仍繼續關注聖母所給的信息（參見 <https://mediugorje.org/livingmessages.htm>），特別是她給的五個石頭。正如達味選了五個石頭（撒下 17），仗著天主的力量，打死了培肋舍特的巨人哥肋雅，聖母也為我們選了五個石頭，作為這個世代戰勝仇敵的武器。

第一個石頭是每日的祈禱，包括至少三串玫瑰經。

她也要求我們儘可能每天花三小時祈禱；祈禱要用心，也就是帶著愛心，信任，專心祈禱。祈禱可以包括：唸玫瑰經、慈悲串經、其他各式經文、不拘形式的祈禱、與天主交談（比如說說自己的掙扎、誘惑、困境，或是讓自己喜樂或憂傷的是什麼，等等——聖母說祈禱是對話）、望彌撒，以及任何自我奉獻的愛德工作。

玫瑰經和慈悲串經一直是我的最愛。後來讀到瑞典籍的聖碧哲所寫，由耶穌親口教導的十五篇祈禱文，並作出 21 項許諾，凡一年內唸足 5480 遍經文，可以解救 15 位有血緣關係的靈魂，我便整整唸了二年。2016 年，母親病重，我趕去加州，第一件事就是請顧光中神父聽她的告解。第二週，她開始嘔吐，食不下嚥。我們把她送到醫院，她因疼痛難耐而呻吟。護士開始每天給她打嗎啡，幾天之後，穿刺確診是癌末。當我告知母親她時日不多後，當天她就拒絕再打嗎啡，把疼痛當作補贖，準備自己的靈魂。我請顧神父第二天早上來醫院給母親作終傳，神父同時給了母親全大赦的降福。我告知母親，神父已經赦罪並且連罪罰也免了，再問她願不願意打嗎啡，她才點頭。下午她醒過來，幾口大氣上不來就去世了。她臨終前，我一直不停的唸玫瑰經，斷氣那刻我跪下來唸慈悲串經。母親雖然從搬入老人社區之後沒有辦法去望彌撒，但是只要她可以做到，就會每天唸玫瑰經；耶穌也應允了聖碧哲祈禱文的許諾，賜給母親在二週內領了聖事，及全大赦，使她得以直接升天的特恩，天主的仁慈讓我感恩不已。

第二個石頭是每星期三、五守齋。

如果身體的狀況允許，最佳的守齋是以麵包和水代替平常的食物；但是份量並沒有限制，重要的是這份奉獻的心意。在某些無法守齋的情況時，可以藉放棄自己喜歡吃的東西或娛樂代替，比如：不看電視或網路新聞、不喝咖啡、不吃甜食等等。至於麵包，我個人建議選擇有營養的麵包，因為糖分高的麵包有損健康。

聖母說：祈禱和守齋可以停止戰爭、中止自然律，產生奇蹟。我在休斯頓時，有一位八旬老人來教堂尋找信仰。每次慕道班他都願意來參加；但是問他要不要領洗時，他就說：「如果妳要我領洗，我就會離開。我以前在學校參加查經班時，他們要我領洗，我就跑掉了。」他個性古怪，不好相處，我也常常容易得罪他，需要跟他道歉。有一次我為了生他的氣，背後批評他，而去辦告解。神父知道我為他天天提名字代禱之後，就要我為他守一個星期的齋作補贖。我正好接著參加一個星期的避靜，別無選擇，只能吃素和魚。回來後大概過了幾個月，住在這位老人家附近的一位教友的先生，打電話告訴我，他覺得這位老人家可能出了狀況，因為他連著二天敲門都沒有人應，車子也沒有使用的跡象，問我是不是要叫警察？我們只知道他在休斯頓有一個醫生兒子。我上網查，打電話，折騰了半天，天主終於幫我找到他的醫生兒子，不過因為他的老爸把所有的鎖都換掉了，兒子只有打 911，破門而入，把他送到醫院，救了他一命。事後，這位老人家心存感激，終於改變主意領了洗，三年之後他就去世了。這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由守齋祈禱而產生的一個天主拯救人靈的奇蹟。

第三個石頭是至少一個月辦一次告解。

我因為領洗後讀了一本書是關於煉靈的故事，了解在煉獄的苦很大，也知道在世時作補贖的價值，可以數千倍地抵銷煉獄之苦；如果在世作好補贖，就有如用一分錢，償還了日後在煉獄要付的千元的債。不過，我一直有一個錯誤的想法，以為一個星期辦一次告解，以後去煉獄的時間就不會超過一星期，後來才明白做完神父交待的象徵性補贖後，還得把罪過產生的惡果彌補過來，才不必去煉獄。無論如何，聖母的要求，為我是很重要的，要是超過一個月才回顧自己所犯的罪，我早已不復記憶了。從 2013 年開始，我遵從甘國棟神父的教導，每天作聖依納爵的意識省察，所花的時間很少，但是它允許我在回顧瑣事和情緒的省察中停歇片刻，幫助我在一

天結束時，看到值得感恩的線索，辦告解的動機就不再是出於害怕而是願意更愛耶穌了。

第四個石頭是每天讀聖經反思，並生活出來。

每天讀聖經是我最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一直到有一天我從休斯頓回達拉斯看望父親，臨走前去 St. Elizabeth Ann Seton 望彌撒，回家時居然忘了帶走聖經袋，到家時才發現，打電話給我小弟，他說他正好在教堂，就幫我收起來了。我感覺這件事提醒我要養成每天讀聖經的習慣。因此，我按照疏效平弟兄介紹的方式，將聖經分成四個部分，由四個分界點（創世紀、聖詠、箴言、新約）每天依序各部份都讀一小段。很奇妙的是，常常會讀到新舊約相關，古今互照之處。等到讀完整本聖經，還沒有讀完第二遍時，就因諸事纏身，聖經也被擱置下來了。今年初，我用手機看 Laudate 提供的每日讀經反思，並且作筆記存檔。經過多位神父指點並穿叉聖人們精闢的解析，我每日晨禱之後的讀經，就收到了醍醐灌頂，立竿見影之效；主的話語有如雙刃的劍，直入神魂。

第五個石頭是儘可能經常全心參與彌撒。

聖母說彌撒是最高形式的祈禱，是我們生活的中心。聖母要求我們要以最大的尊敬，謙遜地、完善地準備領聖體，不要只是習慣性，履行義務般的參與彌撒，而是使彌撒成為我們的生活、生命的泉源；如此，彌撒就會是幫助我們全心改變，得到聖化的推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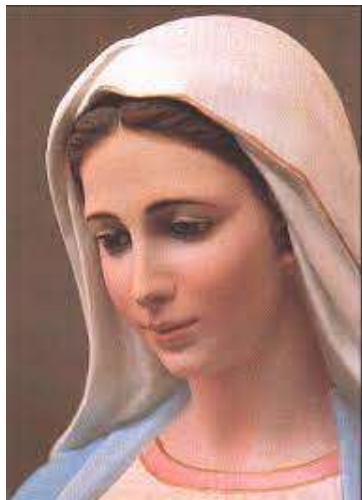
猶記得剛來美國時，因為不熟悉英文彌撒的禮儀，慢慢地主日望彌撒就變成次要的事。我先生的一位教授對我們特別好，也是先生論文口試委員之一，經常邀我們去他家吃飯或參加聚會，在我生老二之前，還特別安排了驚喜新生兒禮物派對，讓我感動得當場掉淚。有一次他約我們去參加衛理公會的禮拜，其中有聖餐禮，每人拿到一小塊餅乾和一點酒，象徵性的紀念主耶穌的最後晚餐。我一看到餅和酒，就想起耶穌的聖體，淚眼汪汪地跟先生說：「我得回天主教堂望彌撒。」當年就是因為羨慕別人可以領聖體，我才決定要領洗。那一刻，對聖體的思念，再一次帶我回家。聖依納爵的禱詞中有一句：「耶穌的聖體，拯救我！」用在我身上，再貼切不過了！

我的聖母畫像

王念祖

去年（2021）感恩節前，收到遠在西雅圖的文群寄來的一個大包裹。小心翼翼地拆開層層保護的包裝，一幅相當大的聖母聖子畫像（見本期《葡萄藤》封面），頓時照亮了整個房間，驅散了長期疫情下，壓抑得令人透不過氣的陰霾。文群畫的這幅壓克力油彩聖像作品，是我珍藏的第六幅聖母畫像。我強調這些都是我的「珍藏」，因為這每一幅聖像為我而言，不只是信仰上的意義，更連接著我珍貴的記憶。

嚴格的說，我珍藏的第一幅聖母像，不是「畫像」，而是一座塑像的「照像」。那時我還是一個被太太強迫進教堂的無神論者。堂區有位熱心教友去南斯拉夫的默主歌耶（Medjugorje）朝聖後，千里迢迢地帶回了這幅在當地購買的聖母畫像送給我們。靜玲要我將聖像裱框掛起來，但因這幅像的大小是歐洲標準尺寸，在這裡除非付高價訂製，無法買到適合的相框，這幅像就一直被「晾」在家中客廳壁爐上方的飾物台上。其實，在我心中，「聖像」只是愚蠢可笑的迷信，因此我沒說，何不自己製作相框？直到某個週六的晚上，靜玲堅持要我去參加教堂的一項活動，我才以「留在家 DIY 裝裱這張聖母像」作為脫身的交換條件。



那晚，我將裝裱好的聖像放回壁爐台上後，退後了幾步，頗為自得地欣賞自己工藝的成果。突然我注意到，相片中的聖母眼下有滴晶瑩的水珠。想到幾個星期來，每天進出客廳多次，我必是從未正眼瞧過此像，甚至剛才製作相框時，與「她」近距離接觸超過一小時，也都沒察覺到她在「流淚」，自己都覺得好笑。

作為一個熱衷攝影的人，雖然我直覺地對這種如同在玫瑰花瓣上滴水，然後拍照的「爛招」感到庸俗不堪，但隨即想到，在「觀光地」的室外塑像一般都高達數呎，要在眾目睽睽之下，架起梯子去點水滴來拍照，也非易事，除非適逢雨後捕捉到這個鏡頭，或者，這本來就是製作在塑像上的假

水滴。然而當我走近相框，想要分辨相片中這「淚水」的來源時，卻看不到塑像上有任何水滴；但我再退回到原先站立的位置時，淚滴又出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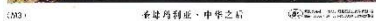
大惑不解的我，拿出軟體工程師 Debug 的專業精神，反覆測試了各種狀況，並逐步排除各種可能因素後，終於發現，唯有當我站在某個距離，面向某個角度，並亮起壁爐上方照射壁畫的燈光時，因為鏡框玻璃上的一個塵污斑點的反射，才會產生類似水滴的光影效果。當我把鏡框擦拭乾淨後，這個「淚滴」就消失無蹤了。這個實驗的結果，驗證了我「奇蹟只是巧合」的無神論。此後，我就常以這個故事來反駁那些企圖向我傳教的信徒。我的信仰啟蒙師父，陳神父聽完我的故事後，只能無奈地苦笑說：「你太理智了。」

當我終於在天主前俯首領洗時，我敬愛的許媽媽送我一個「萬應聖母」的小像框。以前當教友視我為未進羊棧的「黑羊」時，我常像隻頸毛豎起，喙尖爪利，隨時準備廝鬥的雄雞，但信仰虔誠的許媽媽從不對我說教，也不駁斥我褻瀆的言論，只是溫和寬仁地叮囑我不要放棄追求真理。她在送我的聖母像旁，以漂亮的字跡寫下對我的祝福與鼓勵。每次看到書桌上這幅聖母像時，都讓我想起，當主觸動我的那一刻。

多年前回台，拜訪位於台北泰山，主顧修女會創辦的「奇蹟之家」時，馬修女（玉潔）送給我一幅「主顧聖母」畫像，慶祝我完成《難行要行》（原文：Against All Odds）的翻譯工作。這本書原是美國主顧修女會於 1990 年為紀念來華傳教 70 週年（1920 – 1990）所撰寫的會史。書中記錄了在這中國近代史上最動亂、詭譎的年代中，五位來自美國的主顧會修女，及其後的繼承者，如何胼手胝足的在這片充滿歷史血淚的土地上，以她們自己的血淚所寫下的歷史。因著馬修女邀約我翻譯此書與介紹，使我日後有幸得見了這段鮮活歷史中的多位靜默的偉人，包括現在已返天鄉的傅寶善修女與韋立仁修女。這本書，也成了我此後二十多年翻譯事工生涯的濫觴。這幅「主顧聖母」畫像就是天主對我這個奇異恩寵的記號。



A medieval manuscript illumination of the Virgin Mary. She is depicted standing, fac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her hands clasped in prayer. She wears a vibrant red gown and a blue mantle. Behind her is a large, stylized orange and red mandorla with a scalloped edge. The entire scene is enclosed within a decorative blue and gold border. Above the border is a semi-circular arch filled with blue and gold leaf patterns. At the bottom, a crescent moon is positioned behind her feet, and a lion is shown lying down at the base of the composition.



- 20 -

文群送我的這幅「善導之母」(Mother of Good Counsel)畫像，在溫暖、神聖的色調中，泛出令人動容的孺慕之情。雙目低垂的聖母，懷抱著聖子，慈愛、平和的臉上隱隱地帶著一絲不捨的愁容。小耶穌兩眼望著母親，一手環抱著她的頸項，另一手輕撫著她的領口，母子面頰親密的貼著。這個似曾相識的畫面，讓我跌入了時光隧道的深淵，回到久遠、久遠以前的童年…

母親一生禮佛，但從我有記憶以來，她總是戴著一條金色的十字架項鍊。在我成長過程中，家中曾多次經濟難以為繼，母親把她當年陪嫁的首飾逐次變賣殆盡以貼補家用，唯有這條十字架項鍊，她堅持著從不離身。



幼年時，每當我受到委屈或因疲累而吵鬧時，母親總會蹲下身來，擁抱、安撫我。我就一手摟著她的脖子，把她的頭拉低來貼著我的面頰，另一手去玩她項鍊的十字架墜子。有時我太魯莽地扯住她的項鍊，她就輕聲地斥責，把我調皮的小手拉開。但不須片刻，我又會忍不住伸手去抓弄。

十五歲那年，父親過世時，兄姊都已離開家到外地求學或就業。在與母親獨處的時光中，我才從她偶爾講述的一些陳年舊事中拼湊出一段關於那條十字架項鍊的故事。那是個唯獨屬於她個人記憶深處的愛恨情仇的悲淒故事。

將近三十年前，我領洗時，堂區愛護我的福建同鄉長輩，叫我為「乾兒子」的楊媽媽，送了我一條十字架項鍊，竟然與母親所戴的十分相似。十年前，回台奔喪。母親入殮時，我不顧殯儀館人員的勸阻，摟著母親的頸項，扶起她冰冷僵硬的身體，把她戴了大半生的十字架項鍊取下，為她換上了我此生唯一戴過的領洗十字架項鍊。

凝視著文群在喪母的哀痛中臨摹的這幅聖母聖子像，突然我注意到，畫像中的聖母眼下有滴晶瑩的淚珠…

來自聖母畫像的治癒

毛文群

我聽過一個小故事說到：有位商人驅車趕赴一個重要會議，到達目的地時，會議時間已到，他卻找不到停車位。情急之下，他舉目望天祈禱說：「全能的天主，仁慈的聖母啊！請賜給我一個停車位吧！從今以後，我會天天祈禱，每個星期天去教堂。」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了一個停車位，他便抬頭向天說：「不必煩勞禱了，我自己找到停車位了。」隨即便將一切許諾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與此類似的事情，在我一生中上演了無數次。大事諸如出國求學、結婚生子、求職升遷、求家人孩子病得痊癒；小事到失眠之夜、考試、外出旅行等等，還有一些想起來就害怕的事，如高速公路上出車禍，沙灘上孩子走失，若沒有那無形有力的神保護著，後果真不堪設想！雖然當時的祈求確實很熱切而真誠，但事成之後，卻很快就自圓其說地歸功於自己；如果未得所求，就怨天尤人、信德盡失！

然而天主讓我做了一件事——繪畫，使我完全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歸功於自己。因為我對繪畫是零基礎，先天既沒有天賦，後天也毫無興趣。我上學的年代只記得小學上過兩次美術課。自幼因對數字比較開竅，大學學數學，工作教數學，後又做過財務會計，而且實際在工作上也只用到加減乘除，且都由計算機代勞，還數度陪著同事一起上了「裁員刑場」，以致得了輕度抑鬱症；然而天主在我五十七歲那年，藉著公司辦的娛樂活動，讓我開始對畫畫有了興趣。不過那時只能畫一些看後能使我感動的畫面。因為在繪畫之前，究竟要畫什麼或是能畫出什麼，都是我完全無法預知的。畫完後也不確定自己是怎麼畫出來的，更沒有把握臨摹已有的畫作。完全不像數學用理性推理，比如學會乘法口訣，就可解無數道題，畫畫卻是要用感性、靠感動、憑感覺，每張畫都是從零開始，沒有捷徑。

疫情伊始我辭去了工作，畫畫成為我每天起床的動力，幫助我抵制了負面情緒、消磨掉許多無所事事的時間。然而，2021年7月14日母親的離世，我卻由於疫情無法回去送終，一時間，悲傷抑鬱之情痛襲著我，我似乎已被逼到了崩潰的邊緣。

有一天我跪在媽媽送給我的聖母像前，手裡拿著媽媽留給我的唸珠，唸著玫瑰經，心中似乎領悟到了母親的心願。媽媽生前每天都為我們兒女祈禱，從離家在外的孩子開始，她把所有的兒女都一一交托給聖母——人類永遠的母親，使我們家中的天主兒女，一生都不會成為孤兒。媽媽用她一生的親身經歷，見證了天主的仁慈，聖母的垂聽、轉求和護佑。我默想著聖母在我生命中的奇跡，突然有了畫聖母像的感動；雖然沒有把握能畫好，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以祈禱和朝聖的心去畫，聖神會推動我的每一個筆觸。這一張（右圖）是臨摹媽媽送給我的聖母聖子像。



我開始念玫瑰經是應嘉玲姐的邀請，為聖母軍的工作祈禱。她是我信仰學習的榜樣，我們曾一起在《葡萄藤》編輯組共事幾年，而她為《葡萄藤》已校稿幾十年。她的渴慕事主與孝愛聖母的言行常常感動著我。她得知母親去世時，特別為母親奉獻彌撒，這份情誼銘感我心，於是我臨摹了這一幅《主顧聖母》（左圖，原畫：Scipione Pulzone）送給她。

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媽媽來達拉斯照顧我和新生的女兒時，靜玲姐特別開車帶媽媽去參與彌撒。媽媽與靜玲的母

親王媽媽也談得來，我仍清晰記得王媽媽分享她在生命艱苦的日子裏，因著依靠天主，唸玫瑰經得以渡過難關。兩位媽媽在同一年，前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先後回歸天鄉，我堅信兩位媽媽正結伴同行，奔向聖母的懷抱。

自從媽媽走後，爸爸頓失七十多年來相濡以沫的靈魂伴侶，心中悲傷至極。幸有念祖兄的來信，郵寄《葡萄藤》，將老爸的隨筆日記編輯並刊登在《葡萄藤》，給予老爸極大的安慰。老爸通過《葡萄藤》認識念祖，已結為近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念祖兄學養豐富、文采斐然、信德堅強又悟性高。他研讀聖經、博覽聖書，主掌聖心堂藏書豐富的圖書室，為《葡萄藤》更是默默耕耘幾十年，是名符其實的教會中流砥柱。撫今追昔，念祖、靜玲夫婦二人對家父母的關懷與照顧，感動著我去臨摹這一幅聖母聖子像送給他們。（右圖及本期《葡萄藤》封面）



我喜歡邊畫畫，邊看網上有關的視頻介紹，上述三幅聖母聖子像的繪畫過程，可算是我的一次朝聖之旅，也見證了一個療癒的奇跡。它們使我不僅對聖母有了更深的神學瞭解，而聖母的柔情和神聖的慈愛更治癒了我，我的抑鬱症竟然不藥而癒，心情出現了久違了的平靜、輕鬆和愉悅。一位已遷往外地的心理醫生朋友一向牽掛著我，常打電話發信息問候我。當她看到我隨著一幅幅聖像畫的完成，逐漸走出了抑鬱的陰霾，她也十分肯定那確是信仰對我的醫治。

媽媽在世時我們聚少離多，在我六十一年的一生中，離家就有四十年之久。平時只是偶爾會想起媽媽，夢中也很少夢見她；可是自從媽媽離世後，她的身影卻時常在我的腦海中浮現。白天我總是不由自主的想到一些傷感的往事，尤其是媽媽最後十二年的病痛，使我常常情不自禁的淚流滿面。在夜裡夢見媽媽的次數更是多得難以勝數，但是奇怪的是，夢中的媽媽，

並未見她有痛苦和愁容。起初，夢中的媽媽仍在牽掛著我，比如囑咐我去髮廊做個髮型，也許我那時整日蓬頭垢面吧；但隨著畫完一幅幅聖像畫，我的淚水好像被畫筆逐一拭去了。最後一次夢中，竟然聽到媽媽開懷爽朗的笑聲。從此之後，媽媽只有再一次模糊的出現在夢中。這使我堅信媽媽一定已在聖母的懷抱，媽媽也得知聖母保佑並治癒了她的女兒。

之前，聖母對我來說只是在教堂的雕塑畫像中、在聖經和神學教理的文字中、在世界各地的朝聖地教堂，還有在一些貶抑和詆譟聖母的文章中。於我個人而言，她也只停留在我有口無心的祈禱中，或是失眠時用來安神的玫瑰經唸珠上。

之後，經過幾個月畫聖母像的過程，聖母的神聖、溫柔且有力的大愛，藉著每一次畫筆的線條，撫慰著我的喪母之痛，是那麼溫馨，那麼真實，又那麼有力！漸漸地滲透到我的血液裏和生命中。

聖母把耶穌帶給世人，把世人引向主耶穌。她是我們與天主的中介，使我們對天主的信仰更加堅定和深入，並與主耶穌更接近。世上有誰能比聖母更愛主耶穌？有誰能比聖母更瞭解主耶穌來到世界的聖意？又有誰能比聖母更有能力幫助世人悔改並歸向天主？唯有聖母！天主揀選了聖母為救世主之母，耶穌由聖母降生成人，這只是救贖人類的第一步；天主還賜給聖母輔助耶穌完成救世的能力，這可從世界各處聖母顯現的朝聖地和無數奇蹟可見一斑。我們越愛主耶穌就會越敬愛聖母，而越敬愛聖母就越來越接近主耶穌。聖母聆聽了我的祈禱，引導我悔改，她淨化我治癒我，給予我勇氣去挑戰不可能。我畫畫的經歷讓我深深體會到離開天主，我什麼也做不了；在人看來不可能的事，在天主卻一切皆有可能。

為此，我要以〈聖母頌〉向聖母獻唱：

萬福瑪利亞，天國的聖女，慈悲之后，聖潔之母，永遠接受熱情的祈禱，從不拒絕我。接受創傷的心靈，減輕它的悲傷。

我過失的靈魂，謙卑地展現在妳面前，在妳足旁，充滿希望。懇求妳，等候妳的應許，唯獨你能賜予祥和，萬福瑪利亞。阿們。



刻痕的面紗

李翠婷

無論我們聽過多少回別人的故事，看過別人寫的精采文章，或是試著記住別人的思想體系；我們也許一時感動，一時印象深刻，也曾努力去理解，但我們總是容易忘卻，因為我們未曾「親身」體驗過。轉述它們，充其量也只是某種形式的「拾人牙慧」，因為它們沒有在我們身上留下「刻痕」。

「刻痕」是如何被留下的？我想首先它必須透過一種「現場性」。親自看見或真實發生在自己身上，形成難以抹滅的身體的記憶。這記憶伴隨了大腦所認知的理性和身體無以名狀的直覺感受和生理反應，因此「刻痕」往往是個別化的，而「意義」的探尋與否，則端看個人是否願對整體經驗做更進一步追索。

「刻痕」也許不是一次就形成的，也可以是隨著類似經驗的反覆而逐步加深。透過五感身體受到衝擊，也許從一開始的「無解」，經過不斷的「反省」，最後到達「意義」的層面。而「意義」卻是可以深化的，最後有幸獲致對整體經驗重新定義和生命維度的提升。

「信仰」幫助我們從無解的憤怒和悲傷中看到曙光，相信神即使沒有如我們私心所願的即時救援，卻有永恆的救贖。耶穌基督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還說「誰若喝了我賜予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渴」正是身體匱乏的切身痛苦體驗，而「道」是一個指向，我們若不踏上信仰的道路，如何能解致命的渴？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長兄和我們的導師，跟隨祂，祂陪我們在人生旅途中一同前進、一同歡笑、一同流淚。「刻痕」在我們身上留下的不解神秘面紗，慢慢會被揭開，一層層越來越清晰，越來越透徹。原來生老病死是必經的。我們喜歡新生，卻無法接受老去。我們認為健康的活著是理所當然，不能接受病痛的腐蝕。死亡被視為絕對的「他者」，與我無關。我們喜歡順境，憎惡逆境，但事實是，這一切都是有限肉身無法倖免的，全是「奧秘」，生的奧秘、死的奧秘、快樂的奧秘、痛苦的奧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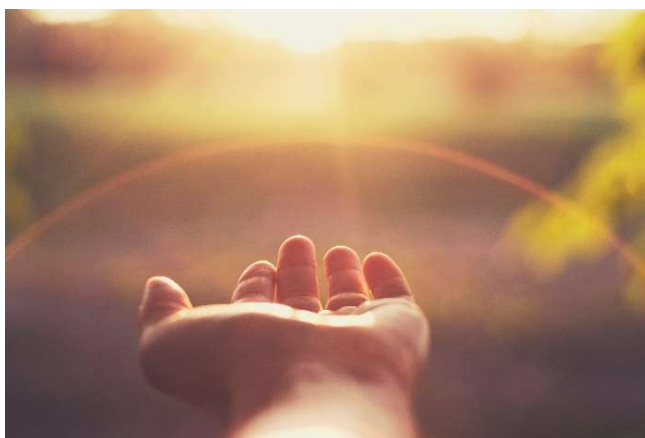
「刻痕」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也像是一次又一次敲響的警鐘，要我們面對生命的真相。如何接受有限，如何成長，如何超越。生命的過程

也許錯誤百出，但如耶穌十架身邊的右盜般，如能悟出並悔改，肉身的死亡便只是一道通往永生的門。更何況，我們比右盜幸運多了，福音更早臨到我們身上，使我們能在有生之年短暫窺見天堂之美，進而嚮往永恆的回歸。

教宗方濟各在一次福音中證道說：右盜懇求被釘十字架的耶穌說：「當祢來為王時，請祢紀念我！」因此，耶穌向右盜保證：「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參閱：路廿三 42-43）教宗闡明，「在那一瞬間，右盜的曲折經歷顯然獲得了新的意義：他在一旁陪伴主耶穌受難。而那一刻也證實了主耶穌的人生意義：祂隨時隨地施予救恩。因著右盜的舉動，不義的加爾瓦略山變成全人類的希望話語」。

「奧秘」作為一種超性，無法用理性語言盡訴，它伴隨了身體的經驗。我們原是由上主而來，或許我們需要尋求的不是提出問題或得到答案，而是去經驗這一切的「奧秘」；「刻痕」作為其中之一，非但必要，而且必須。如此，我們才能不再置身事外，也才能對「他者」有切身的「同理」。雖不能要求人人都如耶穌基督般為罪人而死，但信仰帶來治癒和希望，反省出「刻痕」的意義。

在生活中「莫因善小而不為」，心甘情願地成為天主的一名哨兵，無條件的守護世界，若能在不可見的未來，預見和阻止危險的發生，幫助了別人，那便是最理想的「意義」詮釋。





咖啡的默想

張宏秀

生命的朝聖之旅，是一個內在的、往內走的歷程；
在平凡的生活裡，經歷神聖，看見不平凡！

天主喜歡自聖山搬到熙雍，住在我們中間；
我們卻喜歡長途跋涉、捨近求遠的到山上找天主！

天主不喜歡半瓶水響叮噠的裝神弄鬼；
祂喜歡讓我們在最平凡無奇的事上，看到生命的奇蹟、祂的恩典！

我們能在平凡中「看到」，因與祂心有靈犀一點通，
超越感官的限制，體驗生活中的靈性空間！

因為一顆不一樣的心，眼睛得見以往隱而不顯的世界！
一花一世界！在靜觀萬物中，體驗永恆！

在生命的朝聖旅程中，看到天主無處不在，
因而「過程」是朝聖的真正目標，朝聖終點，只是旅程結束的宣告！

如果在朝聖旅程中，無法體驗天主無孔不入的臨在，
在朝聖的終點，又怎能與天主相遇？

或許我們始終認為，天主在遙不可及的天邊；
以致甘願在你我眼前晃來晃去的天主，始終很難得到「關愛的眼神」！

或許祂平凡地如一杯水，

生活與靈修

我們卻在找一杯有滋有味的咖啡！

似乎在每個時刻、每個呼吸間，
你我容易與天主擦身而過！

我們忽視水，因為心中想著咖啡！

終於明白，生命的朝聖之旅，
原來是去放下心中的那杯咖啡，
及對咖啡的幻想，
開始覺察身邊一杯又一杯的水！

然後我們可以說，一切原來不過如此；
神聖與平凡，原來不過是一體的兩面！



天主如此神聖，也如此平凡！

我是如此平凡，我也是如此神聖！



攝影 張宏秀

初心

慕道班小記事

在慕道班裡，我們時常分享一些信仰在生活裡帶給我們的經驗，我們彼此也都互相加油鼓勵。在這麼多年的時間裡，聽著別人的人生經驗、生命的故事，其中的喜怒哀樂都幫助我成為自己與天主相遇的經驗。

或許，在起初慕道友們參加時，是抱著「來看看」的心理，但這也是一份初心啊！聊著聊著，天主的愛使彼此心裡有了一份聯繫：某些事情正在發生、某些事情正在努力讓它過去，但是往往，那一刻我們卻被一些事情消耗著。或許我們正處於黑暗中，那時我們能够做的就是互相鼓勵，彼此勸勉，藉著祈禱使「天主成為我們的唯一」。所發生的事情不論是好的、是不好的、是燒心的、甚至不知道該怎麼辦的，祈禱能夠使「天主成為我們的唯一」。這真的可能嗎？我的答案是：當然可能！

有的時候，我們不願祈禱，可能是因為害怕自己會失去了「理智及自由決定的意志」，因為祈禱是只能渴望天主，讓天主成為我們的唯一。有的時候，事情確實讓我們很辛苦，甚至讓我們很痛苦，使我們拋不開、放不下，原因可能是：我們抓著，以為還能擁有。

黑暗的時候，我們不能思想、不能感受、不能溝通，但我們需要感官的感受。這個時候，也只能以祈禱和天主在一起，只能留意覺察天主的臨在。但是，我們常常以為祂不在，我們常忘了祂的允諾：祂要同我們天天在一起！有的時候，我們會告訴自己：「祂隱藏起來了」；其實真正是：我們把祂藏在某個瞬間了。我們特別在意：我們的祈禱沒有感動！我們的事情沒有解決！排山倒海的困難還在那兒！但是我們卻不願意與祂一起坐席；我們「被拘留在其中」，卻聽不見祂的聲音。為什麼不是說「居留在其中」，而是「被拘留在其中」呢？因為我們選擇暫時不存在祂的愛內。

我們有時會對自己這樣說：「天主怎麼讓這件事情發生？天主怎麼讓這災難產生？」當我們心情好一點時，我們會說：「天主允許了這個困難；天主允許了這個痛苦的發生！」但是，這時往往我們又受到了阻隔，因為我們內心隱隱作痛地提醒我們：等太久了啦！不論抱怨也好、讚美也好、懇求也好，我們若帶著內在的疼痛，還能夠以愛注視祂嗎？我們要在哪裡渴望祂，在那裡等待祂？

有一份初心！因這一份初心來看看的朋友們，願意繼續和我們做朋友，我們繼續分享著祈禱的方式，不論他現在能否接受這一位耶穌；或者是接受耶穌的這一份愛。他可能還沒有辦法理解耶穌為我們犧牲了祂的生命；如果他真的願意接受耶穌做他生命中的主及救主，生命就可能變得不一樣了！不論是疑惑或是擔心，我們能夠分享的，就是懷柔的孝愛之情…我們的邀請，是懷著一顆柔和的心，懷著信心和愛心，且自然流露著願意分享生命、願意分享和天主相遇、和天主說話的這種心情。

我們因領洗成為了基督徒，接受了耶穌基督給予我們的救恩，所以我們與祂不再有隔閡，這是確切的恩寵！然而，我深深地感覺到：基督徒不一定就總是能夠留意到祂的臨在；反之，只是「來看看」的朋友、甚至有初心的朋友，往往留意到祂的臨在！

為什麼我會提到懷柔的孝愛之情？我對孝愛之情有誤解嗎？沒有的！因為我是以一個教友的身分，來說這一個孝愛之情。我是因愛而順服於我信仰的耶穌基督，所以生活當中，遇到一些不順心及黑暗的事情，我會以孝愛之情來接受、學習。我不是不會生氣、不會動怒的人，我也常常在慕道班裡向大家抱怨：「有人惹我生氣了！」但是，我現在「脫去舊人、穿上新人」的生活方式，與以前的「舊我」面對事情、處理事情的方式，是很不一樣的！



很多人都說：「我有很多事情過不去；很多事情不能夠原諒！」但是總歸一句話，我以懷柔之情回應耶穌：「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都因耶穌而生！」有人可能起初做不到，不願做或不知怎麼做，我所能回答的就是：「當你願意、當你點頭、讓祂成為你生命中的主及救主時，所有的不可能就都變成了可能；所有的不能寬恕，也都理所當然地成為寬恕的正在進行式！」這就是我成為基督徒，且願意回應給耶穌基督的懷柔之情。我們並非罵不還口，而是因愛順服。我願分享這個因愛順服的祈禱：「主啊！求祢垂憐！求祢寬恕那傷害我的人！」

我們的慕道班，不只將天主教教理分享給帶著初心來的人，我們也會與大家一同祈禱，學習不同的祈禱方式；同時分享耶穌的聖言，在生活中和耶穌在一起。歡迎大家和我們一起來學習！

家庭視訊及其它

布衣

2020 年新冠病毒爆發，全球鎖國時，也是我的原生家庭加上下一代，三代人開啟一週一次，時段鎖定的家庭視訊活動。這是大女兒提議的，全家舉雙手雙腳贊成。上兩代都是退休族，也都是 3C 白癡，白癡即使時間多，但「牛牽到北京還是牛」；遂對於技術性上設定視訊這玩意兒，一股腦兒的推給年輕人負責。家庭視訊成立兩年多來，只有停擺兩次。一次是黑髮三人都因事無法上線，那可真是樂趣大減，她們的在場才是重頭戲呢！生活千篇一律的老叩叩，聽年輕人講多彩多姿的生活點滴，總是聽得津津有味。白髮五人遂決定跳過一次。另一次是 2021 年的感恩節，加拿大親家來達拉斯參加節後兩天即將舉辦的婚禮。他們週三就抵達拉斯，我們自是請他們一起過節。「有朋自遠方來」和「家庭視訊」的日期及時段正好重疊，輕重緩急之分，自是顯而易見。

我們的家庭聊天會在電腦螢幕上是長這樣的，七框八個頭，一男七女，美國四框，台灣三框。成員是我原生家庭的五口人，加上由我和大妹肚皮烘焙出來的三個小妮子。台方：爸媽一框，大妹一框，小妹一框；美方：我在達拉斯一框，西雅圖大女兒一框，芝加哥小女兒一框，洛杉磯外甥女一框。美國時間週四晚上，達拉斯九點整，七個人必準時接到小妹打出的邀請，數秒內，框框現身框框開。不需熱場，毫無冷場，話匣子總自然打開。前陣子小女兒對我說：「馬麻，你知道為什麼這三代人的家庭視訊可繼續下去，而沒有變得很乾而終止？」她說的「很乾」，我完全懂。那就像你跟一個人說完「今天天氣真好，哈哈」後就不知還能說什麼了；那是空氣、話語和內在同時凝結成霜的感覺。人與人的互動若持續出現那種感覺，很難「續攤」，因為充滿枯竭感，雙方硬擠出來的浮面應酬話，味同嚼蠟。人都喜愛心靈互通，靈魂互撞的愉悅感、新鮮感，甚或震撼感；那是內在的活水渠道通暢，那是精神上的開枝散葉，那是生氣勃勃的「有感」。生冷的硬互動，只會令雙方都覺得在自耗及他耗。沒人喜歡硬湊一起，耗光彼此的感覺。這也就是為什麼人會找同質性高的人，待在同溫層裡彼此抱團取暖。她繼續說：「家人、朋友間的情感建立其實是靠生活中無足輕重，不斷出現的 **small things, little things** 聯結出來的。往往越無目的性，結出的果實越好。天南地北，東拉西扯的聊天就是最好用，最便宜的情感凝膠。」

不少人問過我：「妳兩個女兒都在美國成長，為什麼中文說得那麼好？妳是怎麼教的？」教？從來不教。無他，聊天罷了！她們母系這邊的家族，真沒救，一個比一個愛聊天。我自小就在外婆家看見外婆，媽媽，阿姨，舅舅們擺「龍門陣」的功力。女兒自年幼起，我也不自覺的在生活中，複製了這家庭 DNA 到她們的血液裡。孩子放學回來，往往書包一扔，開口就是：「媽咪，你不敢相信今天學校發生了什麼事？！…」，我可很有興趣知道呢，把她們抱上雙膝，攬進懷裡，聊天話匣就是這樣打開的。隨著她倆年紀漸長，發覺老爸老媽英語真是有夠破，而她們的中文也說得更輪轉；為了不要在英語上彼此折磨，那就繼續中文對話吧！就這樣，我家屋頂下，官方語言是中文。這兩小隻，自小就常被我拎回台灣。在外公外婆家，一張白紙的她們，立即被外婆家無時不在的「聊功」渲染。她們常見到，圍桌一圈的糍粑屁股，坐下去就粘住不動了。這些嘴巴聚在一起，互噴口水的能從上午聊到中午，中午聊到晚上，從天光大亮聊到滿天星斗，從內子宮聊到外太空。這鋪天蓋地襲捲而來的天羅地網，她倆怎可能幸免？！

我也知道有長相完全不一樣的家庭。同學告訴我，她家飯桌上鴉雀無聲，因為父親規定大家不許講話。我想像著在凝結的空氣中，只有咀嚼聲和碗筷碰撞聲，及每個人只能默默的，尷尬的看著自己的飯碗，想必熱騰騰的菜餚也瞬間與氣氛一起涼掉吧！那樣的餐桌文化，我會如坐針氈。飯桌上實是建立家庭優質時光的最佳時間和地點。藉著「吃飯皇帝大」把全家拉在一起，讓生活分享、笑聲與美食一同納胃入腸。一生所需的身心正能量從飯桌開始。

耳濡目染下，兩個女兒年紀小小就被氛圍練就出，上了飯桌就不下來的功力。她們在茶水咖啡，滿桌零嘴及大人的口沫橫飛間大量接收中文，也管它三七二十一，隨便講，加減用。不但沒人挑剔她們發音和用字遣詞的正確性，反而常被她們自創的童言稚語逗得笑歪，真是可愛爆表！三個外孫女也都會打麻將，外公外婆一教就會；這點我們三姊妹甘拜下風。三姊妹雖性格各異，倒是一致的對國粹興趣缺缺。雖聽過太多人推崇麻將好玩到「不知今夕何夕」，我仨依然無動於衷。父母因為只與家人打衛生麻將，不幸三個女兒都缺那根筋，所以他們一生缺「牌咖」。沒想到，活至白髮蒼蒼齒牙動搖時，外孫女們能翩然而至，把牌桌四邊給坐齊了，在歡樂中，牌聲與笑語聲齊揚。中文「聽」與「說」這兩塊田能在我家 ABC 身

上收割，完全是無心插柳的結果。如今，這兩大隻能不費吹灰之力的加入中文聊天，討論甚至爭辯。是的，我們會「大聲講話」。女兒們和我交手，辯才無礙，毫無中文弱勢者會有的結巴、無自信。我們或許會在理念，原則，價值觀上有不同的視角，但絕不做人身攻擊；這點很重要，是感情是否會破裂的關鍵點。很慶幸的是，母女間是每吵一次就更親一點。我也一再告訴女兒們，請無所顧忌的來挑戰我，我視那為將自己砍掉重練的契機，是擴展自己，調整自己的方式之一。人，為什麼要生兒育女？若不帶著「孩子是來擴展我們，調整我們，把我們拉開拉大」的心態，生兒育女還真是只剩勞苦愁煩。

家庭視訊時也難免出現「八頭馬車」步伐雜沓，各領風騷的現象，尤其是談政治時。說也奇怪，為什麼一談政治，人人燃點就變得很低？我不是成長在「一言堂」家庭，不是家中某成員可規定、收買、情感勒索、軟硬皆施其他人的政治取向。政爭火花爆破中，最早偃兵息鼓的常是老爸老媽和小妹。老爸老媽到了這歲數，一點也不想承受這樣的情緒張力。小妹則是認為那麼多的情緒、觀點風風火火的攪在一個洗衣機裡，是剪不斷，理還亂的空轉內耗。她有能力叫自己閉嘴退出，讓自己安靜下來，同時聆聽所有火力四射的交戰。總在那最適當的時機，她會出來打圓場。小妹講話一向慢條斯理，不慍不火；由於沒火氣，沒攻擊性，講話就不容易造成「意未到，氣先到」或提油救火的反效果。她思考層面寬廣縝密，論述切中要領，句句擲地有聲。在她的心平氣和，智言慧語中，煙硝逐漸散去。靠著幾十年來的感情基礎和歲月磨練出來的豁達，家人間爭執造成的情感受創感，觀點不被認同感，還是能逐漸收口褪疤。沒有爭執的家庭，很有問題，類似「危險乖小孩」的概念。家庭視訊一拉開布幕，往往就是嘻嘻哈哈，三三八八的胡說八道三小時。每回下線時，達拉斯已過午夜。這些經驗都讓我體會到，家人感情基礎的穩固是家庭不分崩離析的磐石。

有回父親在視訊時分享，2020 年雖是全世界很不好的一年，但他對這一年有很特殊的感情。這年他退休滿 30 年，結婚滿 60 年，歲數滿 90 歲。這年三個外孫女的終身大事也都明朗化，雖受疫情影響，步上紅毯的日期懸而未定，但都毫無疑問的已一錘定音，塵埃落定。他感到好快樂，好滿足，好感恩。「好快樂，好滿足，好感恩」何嘗不是我們另外七人的感受！？

劉媽媽訪談錄

本刊

今年九十高齡的劉媽媽（朱興淑姐妹），雖然足智多謀，一生过得精彩豐富，然而在美國達拉斯數十年的移民生涯中，還是不得不說她是「母以女貴」，因為她就是僑社大名鼎鼎的劉夢漣會計師和劉穎鳳的母親。

在我們耶穌聖心堂，劉媽媽完全像是我們自己家的母親、一位可敬的長者，她有著絕佳的記憶力與親和力，更有一顆對人的誠摯關心。從小她是大戶人家的嬌嬌女，父親是鄉紳，十歲喪母後，迫於國共內戰的混亂時局，跟隨著部隊駐守在徐州的二姐夫和姐姐一同生活，十二歲時進入了天主教辦的欣欣女中讀書，這是她首次與天主教結緣，也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她每天放學後就騎著腳踏車到處玩，既不缺錢，也沒有什麼憂愁煩惱。待國民政府戰敗退居台灣後，她也跟著姐姐、姐夫在寶島定居下來了。此



時，首先考慮到她的就學問題。她的父親雖然已預先給她準備了一筆錢，要供她讀大學之用；但是劉媽媽因為戰亂輟學，需要補習高中所有缺漏的課程，到台灣後，她先在台中市女中就讀，兩年後隨姐姐、姐夫遷居新竹，在十九歲那年，進入公賣局做物流統計管理的工作，四年後因為與劉伯伯結婚需要搬遷而辭職，她笑稱是為愛情而放棄了「金飯碗」，夢漣則認為是父親著戎裝的英姿迷倒了劉媽媽。

婚後的劉伯伯、劉媽媽育有二子二女，在國民政府治理台灣的初期，國家整體經濟困頓、民生凋敝，劉伯伯雖有軍官位階，待遇也仍是菲薄的，劉媽媽就以她睿智的眼光和對數字的靈敏度，加以學習作畫、車繡與縫紉的技巧，做為她為家庭開源的方式。

她在眷村上會（以互助會的方式而衍生的貸款過程）、做旗袍的車繡貼補家用，也給孩子做衣服。她甚至給當時才兩、三歲大的兒子做了一套西

裝，帶著他去買菜，孩子卻不慎走丟了。在心急如焚之下，劉媽媽報了警，不久之後就有人回覆說：「看到一個穿西裝的小男孩…」，還表示「軍人的小孩穿得很好！」

劉媽媽的古道熱腸，在龜山鄉眷村的住戶中是有目共睹的，她被選為鄉民代表，為大家爭取到許多福利，也在鄰里間排難解紛，與人為善。她正式入教的時間是於婚後在桃園聽道領洗的，她把自己家的房子借給從義大利到台灣去傳教的藍主教，讓他在她們家開班講道，交換的條件是為鄉下居民的幼兒們籌措到免費的代步娃娃車，每天可以把幼兒們送到桃園市一所天主教會辦的幼稚園，使他們可以在那兒同樂共處，也因而可以初步接觸到天主教的信仰。由於劉媽媽種種優異的表現，她被推舉出來參選婦女保障名額的桃園縣議員，卻遭到全體家人一致反對：劉伯伯覺得孩子們的年齡正處於需要母親多花時間與心思的時候，孩子們則因為以前劉媽媽在做鄉民代表時，鄉民為了某個慶祝活動而在他們家院子裡的芒果樹上大放鞭炮，把那年所有的芒果都毀了，孩子們不願見慘劇重演，所以堅絕反對劉媽媽再做民代。

劉伯伯和劉媽媽一向極為重視孩子們的教育，諸凡學語文的錄音機、收音機、各種教學器材，雖然家中財力不豐，也總是傾全力購置，無怪乎夢漣和穎鳳兩姐妹被訓練得口齒清晰、字正腔圓，真是其來有自。賢妻良母的劉媽媽是家庭方向的掌舵人，為了不讓劉伯伯在公務之外還要牽掛家庭，她對孩子們有長遠的培育計劃，就是要把他們帶離鄉下，讓他們在城市中長大，使他們多有接觸外界的機會，而能培養出遠見與宏觀。在這高瞻遠矚的意念驅策下，加上長子長女都已離開龜山鄉下，就讀於台北市的重點高中——成功高中和一女中，那時兩個孩子在台北的租屋和伙食費至為可觀，劉媽媽就將她多年工作和理財的積蓄加上父親給她讀大學的學費，在台北市的景美地區承租了一棟四面透光的房子，五年後加上親戚們的慨然借款，買下了那棟房子。至於他們原住的龜山鄉房屋，日後要出售時，非常搶手，因為夢漣的哥哥考入了醫學院，夢漣從天主教的振聲中學先以第一名優異成績畢業，獲于斌樞機主教親自頒獎，旋即考入北一女唸高中，三年後又考入了聯考第一志願—台大國貿系，所以劉媽媽家的「狀元樓」是當年購屋者趨之若鶩的吉屋。回憶起購屋最後還缺十萬元的往事，劉媽媽難抑感傷，也由衷的感謝天主的保佑。因為夢漣的哥哥知道這十萬元的急需時，他二話不說，把行醫兩個月的收入悉數包好，騎著摩托車往景美

家中駛去，回到家時，經過一座橋，忽然想起那包現金根本忘了帶，他點完鈔票後就順手丟進了沒有上鎖的抽屜中，而醫院的清潔工可能是會翻抽屜的，在緊張之餘，他的摩托車在緊急回轉時翻覆了，好在他戴了安全帽，沒有發生重大傷害，而診所抽屜裏的錢也沒有短少，賣主要求的現金一次付款終於順利完成。

據夢漣和穎鳳異口同聲的表示，她們家實施的是嚴父慈母的傳統儒家教育，孩子們很多的事都被劉媽媽扛下來，沒有讓劉伯伯知道，否則真不知道他們要多捱多少打呢！劉伯伯在家鄉鄉下的初級小學畢業後賦閒在家、以後聽說淮陰市的天主堂有附設高級小學可免費就讀，一心向學的劉伯伯就立刻入學，因而在此與天主教結緣，並在此領洗入教。他在小學時期擔任輔祭，學會了在彌撒中用拉丁文對應神父的禱詞，是位一生嚴守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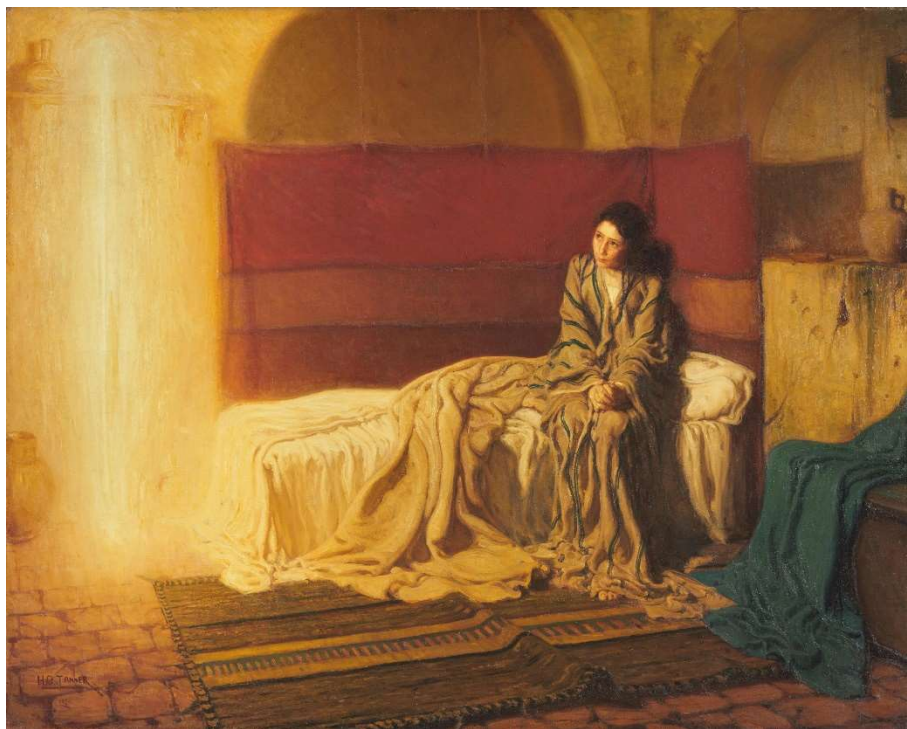
矩禮教的好教友。在危難中，他曾得到天主的特別護佑。在國共內戰期間，有一次，劉伯伯所屬的部隊被打散，人員死傷慘重，所剩殘兵敗將疲憊不堪的踏著遍野橫屍，來到了一座天主教堂前，教堂的神父不顧危險的收留了他們，這讓劉伯伯對教會和神父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劉伯伯晚年和我們本堂林育明神父更是有緣，林神父的家鄉在福建鄉下，正好是劉伯伯曾駐防過的地方，所以聊起天來很是投機。林神父對老人、小孩特別好，到家中探訪時，總是帶些自製的食物相贈，並充滿愛心的幫劉伯伯按摩，減輕他肌肉關節的疼痛。更重要的是，自從林神父教劉伯伯唸玫瑰經、做祈禱，劉伯伯就持續的每天唸八串玫瑰經，在他體弱行動不便時，奉獻出他的所能，為家人和其他有需要的人、事祈禱，相信那一串串充滿愛的玫瑰經花束，成為劉伯伯的天梯，幫助他登上了永恆的天鄉，也為劉媽媽和全體家人帶來現世的平安！

泰納的聖母領報畫

沈媛宜

兩年多前，剛剛進入了疫情的封鎖時刻，很快的就到了聖母領報的慶日。那天我接觸到了亨利·泰納（Henry Ossawa Tanner）的聖母領報畫，帶給我非常大的觸動。我時不時把那一幅畫，自手機下載的照片中找出來，看了又看。最後決定買一張小的複製品加框，放在書房，想看的時候就隨時可以看到。

這幅畫，是亨利泰納在 1898 年畫的。他是美國非洲裔畫家，自小在虔誠的基督教家庭長大。他的父親是牧師，並且希望他的繪畫內容以聖經題材為主。泰納後來親身前往中東和北非，走訪耶路撒冷、死海等聖經中的地點。當他回到了歐洲的寓所之後，這幅聖母領報圖就產生了。



畫中，聖母是位少女，坐在床上。畫的右邊有茶几，茶几上有一燭台，點了微弱的燭光，還有一個陶罐。茶几的旁邊，有一張椅子，上面鋪了藍綠色的毯子。聖母坐在畫中間的床上，床上的被子，有一半垂落到地上。聖母穿著平常的長衫，坐在床上，光著腳。很可能她正在睡覺，被忽然的光體照耀後，急忙起身坐起來，蓋著的被子也滑落了。日常的長衫，是中東地區婦女常見的布料。她正在凝視左邊的光體。畫家將天使加俾額爾的顯現，一反傳統的方式，而以一大束光體表現。（路 1:26-38）這光束是這樣的明亮，聖母的面容，脖子，身體，衣服，被子，床鋪，全都被這光體明亮的照耀著。尤其是相比起右邊茶几上的小燭光，更顯得明亮！在這直立的光體的後上方，有一個置物架。橫向的架子，和直立的光體，正好形成一個十字架！少女聖母，凝視著光體，有點疑惑？有點擔心？有點信賴？她的雙手十指緊扣地放在膝上，你能想像她與光體的對話嗎？



在她的房間裏，可以看到石板地及一方地毯。傳統的聖母畫像中，聖母常穿著紅色的長袍，外披藍色的斗篷。（一般認為，藍色代表純潔，紅色代表母愛。）這幅比較現代版的聖母領報圖畫則以聖母背後的紅色布幕簾和椅子上的藍綠色毯子來呈現這個象徵意義。

當我一看到那光束時，先讓我想到了出谷紀中，上主帶領以色列子民出埃及时的，在夜間，用火柱光照他們（出 13:21）。有一天晚上我在唸玫瑰經時，忽然在默觀中，見到那光束。非常明亮，卻不刺眼。明亮溫暖的光華，照耀著我，讓我感覺溫暖和愛。

當你看這幅畫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呢？

萬福，至聖之后

安得樂

相信每位天主教友，或多或少都曾有一些與聖母在靈裏接觸過的經驗可以分享。這裡我要與大家分享的，則是因著聖母，讓我經驗到不曾學習過的「讀經」方法。

— 「我曾蔑視玫瑰念珠，視之為綑綁許多天主教徒的套索，窒礙他們的虔敬之心。當我拿起祖母的念珠時，就迫不及待的狠狠扯斷它。」

— 「當我看著手上的念珠，我看到的是元后頭上的冠冕，是母親擁抱我們的臂彎。」

會說第一句話的，多半是竭力反對天主教會，屬「基本教義派」的新教徒（**Fundamentalist Protestant**）。而第二句話，則應是發自內心深處，出自虔誠的天主教徒的口。這裡，我要與大家分享的這本書——《萬福，至聖之后》（*Hail, Holy Queen*）的作者史考特·韓（**Scott Hahn**）博士，卻是有過這兩種全然矛盾，且極端對立的經歷！這兩句話，是出自這本書最後兩段的結語。

史考特·韓對許多基督教徒來說，應該是不陌生的。他自青少年時，在一次退省的機會裡，受感動而立志追尋主。在著重「福音傳播」的新教薰陶下，自高中時便汲汲營營於致力反對天主教會的信仰。在許多新教徒的眼中，天主教會（**Catholic**）的教友們，皆是不遵行聖經教導的「非基督徒」。新教徒最常慣用攻擊天主教友的技倆，就是質詢天主教徒們許多教義的聖經依據。大凡聖經裡沒有直接論述的，就不是信仰（**Faith**）的真理。例如：「告解」，「神父」，「聖體」，「彌撒」，「聖像」，「煉獄」，「教宗」，「聖母」…等等。換句話說，也就是「唯獨聖經」，才是信仰真理的唯一根據與準則。史考特自然也不例外，以他對聖經的嫻熟與熱愛，自詡為「護教者」，竭力貶抑天主教會的教導，誘導天主教友放棄教理（**Catholicism**），脫離天主教會並接受新教的信仰（**Protestantism**）。由於對聖經的熱衷，促使他致力於神學的研究。他以優異的成績自神學院畢業後，立即成為一位非常成功的長老教會牧師。他的成就，甚至使他在不到三十歲時，便被邀去擔任一個許多神學家都夢寐以求的神學院院長（**Dean**）之職。

像史考特這樣的人，絕不會吸引我的注意，我更不會去自尋煩惱，影響我的信仰。並不是我比史考特更瞭解聖經，而是我從來不曾完整的、好好的讀完整本聖經，自然談不上瞭解其中主的旨意。對於那些以熱愛聖經，

竭力傳佈福音為己責的「新教徒」，不論是何教派，我都是抱持相同的態度：就是敬而遠之，不與之來往，以免受攻擊。或許有人會認為，我對《天主教教理》有深刻的瞭解，那也是百分之百的錯誤。對我來說，那是本「天方夜譚」，無法讓我握卷在手，閱讀超過五分鐘，而仍不知所云的「書鎮」。

但是主的安排，有時實在令人不解。2002 年與教友們去華府參加中華聖母像的落成慶祝活動時，大夥兒去參加了一個當地華人教堂的彌撒。彌撒後，聖堂門外有義賣一些與教會有關的書籍。其中一本書《甜蜜的家—羅馬》，引起我的好奇，便翻閱了一下。原來這是本翻譯書。記述作者史考特·韓夫妻倆，從佼佼的長老教會牧師、師母，轉變成接受天主教教義的「基督徒」歷程。

我們經常會看到，或聽說有些教友，因為不同的原因，放棄了天主教的信仰。然而史考特·韓夫婦，卻不相同。他們放棄了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職務、機會，離開原來的「基督教長老教會」，轉而認同天主教會才是主耶穌親自建立，由宗徒傳下來的唯一的正統教會。許多改入新教的天主教徒，常有一個共同偏頗的觀點，即是認為在天主教會內，並不重視、不瞭解聖經；但是史考特·韓夫婦，乃是學有專精的聖經學者，他們為什麼卻反其道而行呢？他們又是如何突破對天主教教義認同與接受的障礙，尤其是關於「聖母」的教義與教導，而毅然認同有兩千年歷史的天主教會呢？

剛開始讀《萬福，至聖之后》這本書時，對我來說是非常的不容易。因為我本來就不曾涉獵、研讀聖經。陌生的神學名詞，常常令我不知所云。我之能夠繼續讀完這本書，純粹只是想知道，究竟熟讀聖經的「新教徒」，是如何突破認識聖母的障礙。幸運的是作者在開頭第一章裡，就把一個「研讀聖經」非常重要的方法－預像學（Typology），以簡明的方式，介紹給大家。讓讀者們也能在瞭解並學習如何運用後，能享受並浸淫在新、舊約的聖言中，不會再認為舊約和新約，是在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裡，而視舊約僅是個在陳述歷史，與新約並無直接相關的書籍。因此當你能在舊約中，擷取其中神聖的含意後，便能進而體會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所說：「新約隱藏在舊約裡，舊約在新約裡顯示出來」的深雋含意。若你以這種方法嘗試去讀經的時候，你就會深深的體會到舊約與新約間奧妙的關連性，而讚嘆造物主美妙的智慧！

或許您已經意識到，佼佼的「新教」聖經學者之所以會接受天主教會對聖母的敬禮，甚至將其發揚光大，很可能是因天主教會有關聖母的教導，

根本上就已蘊藏在舊、新約之中，是聖神的傑作。的確，在這本書《萬福，至聖之后》裡，有很清楚且明確的交待。聖保祿曾指出亞當是耶穌的預像（羅 5:14），並說耶穌是新亞當（格前 15:21-22, 35-49）。依據聖經中的記述，及早期宗徒、教父們傳承下來的教導，在第二章裡，作者以縝密的思慮，詳細的說明了「聖母瑪利亞是新厄娃」的道理。由於她的順服，教導我們以服從取代了原祖因為叛逆所帶來的罪惡，而獲得新生的恩寵。

至於說「瑪利亞是神聖的約櫃，教會的母親」，這是不是天主教會在另一方面，對於聖母過度膨脹、推崇的說詞呢？在接下來的章節裡，作者將帶你走過舊約中有關的章節，並一一解釋，帶領你揭開那神秘的面紗，窺視聖經中有關「聖母」的奧秘。同時也告訴你，這乃是歷經十六、七個世紀，早期古教父們一致的教導。絕非如四、五世紀前「新教徒」所倡言這些都是後人創立的說法。

此外，天主之母（母后）的地位，童貞懷孕，始胎無染原罪，以及聖母升天的信理，在這本書中也都有一一論述。教你如何以預像學的方法，去探討聖經裡有關教會對聖母的教導依據。當你有了這把鑰匙，並知道如何使用之後，將會發現新約與舊約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相關性。也就如耶穌所說，祂來乃是要成全舊有的法律，而不是廢除（瑪 5:17）。因此，你將會對蘊藏在聖經中的信理，有正確的認識。也不用擔心會被誤導，而如「新教徒」所言，認為這些乃是天主教會中，由教宗頒布，人為傳承下來的錯誤「傳統」。

神學也是一種科學。它所要闡明的就是真理。既然是真理，便不能為要迎合異端、或融合不同的見解，促進和諧而刻意地隱而不宣。真理應該是不會改變，永遠常存而不可排斥或拋棄的。因此，在聖經中不論是明述，或隱藏著的真理，我們都應該要全然接受，才能成為主的永生肢體的一部分（格前 12:26, 27）。別忘了，主曾說，我們務必要達到完美、成全的境界：「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 5:48）。也正是因為要符合聖經中的教導。這位卓越的聖經學家，在深入研讀聖經，明瞭主的旨意後，便毅然接受聖神的教導而回歸正道。他們的轉變，也為我們應當如何讀經，指引出一條明智、正確的道路。

聖母媽媽，感謝您！您不但為我們祈求上主，時時保守我們，保護我們不受邪惡勢力的干擾，還更藉著不同的方法，教導我們如何正確地認識主，

談書論畫

好使我們也能像您一樣，全心服從您的聖子耶穌基督的旨意。阿們！

(二〇二二年救主受難日)

《萬福，至聖之后：聖言中的天主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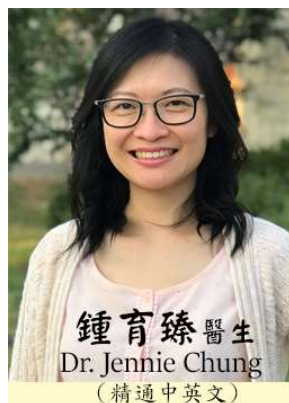
(原文：Hail, Holy Queen: The Mother of God in the Word of God)

作者：史考特·韓 (Scott Hahn)

翻譯：張美娜

出版：清泉出版社，2015 年 5 月

ISBN：9780385501699



快樂寶貝診所

214-326-0095

1400 N. Coit Rd, Suite 704, McKinney, 75071

位於 380/University 及 Coit 轉角處

鄰近 McKinney, Prosper, Frisco

具多年兒科經驗：

急慢性病、急診、醫院、

新生兒加護病房



info@HappyBunPeds.com

HAPPY
BUN
Pediatrics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Yang Song 宋楊
房地產買賣
(469)789-9969 (中英雙語)
homeswithyang@gmail.com



congratulations
YANG SONG

BEST D Magazine
2022 Top
2022 Producer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1 Women-Owned
COLDWELL BANKER IN THE U.S.

銘謝個人捐款及工商贊助

歡迎刊登

工商廣告及私人啟事（慶賀、弔唁、感謝...）

請洽：

楊治財（Linda）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同步刊登於《葡萄藤》、堂區臉書專頁及網站）



庫克顧問工程公司

Cook Consultants, Inc.

土木、建築、土地開發

12850 Spurling Dr. Suite 120, Dallas 75230

972-387-1920

Jenny_cse@sbcglobal.net

www.cookengrs.com



William Davis Realty

James Ling 林之銘 Realtor®

買賣房屋，出租管理

Cell: (817) 726-6700

JamesLingDFW@hotmail.com



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600 Data Dr. Suite 101

Plano, Tx 75075

Tel: 972-960-2000

1-800-878-2828



周恕同牙醫診所

General Dentistry

Christie S. Lee D.D.S.

1729 Analog Dr., Richardson

預約電話

(972)437-0200

www.christieleedds.com



劉夢連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CPA, MBA

501 Industrial Dr.#101

Richardson, TX 75081

(972)699-1165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4201 14th St.

Plano, TX 75074

(972)516-8500

communication@chinese-catholic.org

To: